藝苑巵言 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藝苑卮言一

余讀徐昌穀談藝録嘗高其持論矣獨怪不及近體伏習者之無門也楊用脩搜遺響鉤匿跡以備覽核如二酉之藏耳其於雌黃曩哲橐鑰後進均之乎未暇也手宋人之陳編輒自引寐獨嚴氏一書差不悖旨然沾沾近似而未覈余固少所可既承乏東晤于鱗濟上思有所揚扢成一家言屬有軍事未果會偕使者按東牟牘殊簡以暑謝吏杜門無齎書足讀乃取掌大薄蹏有得輒筆之投簏箱中浹月簏箱幾滿已淮海飛羽至棗之晝夜奔命卒卒忘所記又明年復之東牟簏箱者宛然坐土間出之稍為之次而年之合六卷凡論詩者十之七文十之三余所以欲為一家言者以補三氏之未備者而已既成乃不能當

也其辭旨固不甚詧盭於本旨其漶漫散雜亡足乎
者非以解頤足鼓掌耳管公明曰善易者不論易吾
甚愧其言戊午六月叙
余始有所抨騭於文章家曰藝苑巵言者成自戊午
耳然自戊午而歲稍益之以至乙丑而始脫稿里中
子不善祕梓而行之後得于鱗所與殿卿書云姑蘇
梁生出巵言以示大較俊語辨博未敢大盡英雄欺
人所評當代諸家語如鼓吹堪以捧腹矣彼豈遂以
董狐之筆過責余而謂有所阿隱耶余所名者巵言
耳不必白簡也而友人之賢者書來見規曰以足下
資在孔門當備顏閔科奈何不作盛德事而方人若
端木氏余愧不能答已而游往中二三君子以余稱
許之不至也恚而私訾之未已則請絕訙訊削名籍

余又愧不能荅嗟夫即其人幸而及余之不明而以
拙敉不幸而亦及余之不明而以美遺余不明時時
有之然焉可以志誓力迫而奪也夫以余之不長譽
僅爾而尚無當於于鱗令余而遂當于鱗其見志寧
止二三君子然屡到嗜芟點嗜羊棗叔夜嗜鍛玄德
嗜結旄性之所好習固不能強也毋若余之益甚嗜
歟蓋又八年而前後所增益又二卷點其論詞曲者
附它錄爲別卷聊以備諸集中壬申夏日記
汎瀾藝海含咀詞腴口爲雌黄筆代衮鉞雖世不乏
人人不乏語隋珠崐玉故未易多聊摘數家以供濯
祓
語關係則有魏文帝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
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

未若文章之無窮
鍾嶸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沈約曰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波震於下
李攀龍曰詩可以怨一有嗟歎即有永歌言危則性情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擯棄而不容之感遁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汚濁之外者詩也
語賦則司馬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

宙總覽人物致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揚子雲曰詩人之賦典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語詩則摯虞曰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造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則與情相悖

范曄曰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情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鍾嶸曰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又曰詩有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專用賦體則患在意

浮意浮則詞散又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
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
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劉勰曰詩有恒裁體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
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為易其難也方來又曰
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
辭暢又曰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
秀也者篇中之獨拔又曰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
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議在咫或上
尺而思隔山河又曰詩人篇什為情而造文辭人賦
頌為文而造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
煩濫又曰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煩而析辭
尚簡使味飄颻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

江淹曰楚謡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錯雜之變無窮宮商為音靡曼之態不極

沈約曰天機啓則六情自調六情滞則音韻頓舛又曰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黄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内音韻盡殊異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又云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又曰自漢至魏詞人才子文體三變一則啓心閑繹托辞華曠雖存工綺終致迂迴宜登公宴然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牵引直為偶説唯覩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

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
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
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
庾信曰屈平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
離之代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彫虫篆刻其體
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玉矣
李仲蒙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
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
又曰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
爲優正對爲劣
獨孤及曰漢魏之間雖已朴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
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疏越大羹遺味之嘆
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彩使言之而中

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切至是始備雖去雅寖遠其利有適於古亦猶路鼗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

劉禹錫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一達於詩者能之

李德裕曰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又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

皮日休曰百煉成字千煉成句

釋皎然曰詩有四深二廢四離四深謂氣象氛氳深於體勢意度槃薄深於作用用律不滯深於聲對用事不直深於義類二廢謂雖欲廢巧尚直而神思不

得直雖欲廢言尚意而典麗不得遺四離謂欲道情
而離深僻欲經史而離書生欲高逸而離闊遠欲飛
動而離輕浮
梅聖俞曰思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
之意見於言外
嚴儀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
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又曰盛唐諸公惟
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
可輳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
言有盡而意無窮
唐庚云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
途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舍難而取易文章罕工每
坐此也

葉夢得云古今談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初日芙蓉沈約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為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外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然其精圓之妙發之於手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又有引禪宗論三種曰其一隨波逐浪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截斷衆流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函蓋乾坤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俟

陳繹曾曰情真景真意真事真澄至清發至情

李夢陽曰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疎者後必密半闊者半必細一實者一必虛疊景者意必二又云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即如人身以魂載魄生有此體即有

此法也
何景明曰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
徐禎卿曰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寔眑渺必因思以窮其奧氣有麤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難妥貼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定其侈此詩之流也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或鉤旨以植義或宏文以盡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栝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引而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此輪扁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又曰朦朧萌折情之來也汪洋曼衍情之沛也連翩絡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思之約也頡頏累貫韻之齊也混純貞粹質之檢也明

雋清圓詞之藻也又云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

李東陽曰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又曰法度既定溢而爲波變而爲奇乃有自然之妙

○王維禎曰蜩螗不與蟋蟀齊鳴絺綌不與貂裘竝服戚悰殊愫泣笑別音詩之理也乃若局方切理蒐事配景以是求眞又失之隘

黃省曾曰詩歌之道天動神解本於情流弗由人造古人構唱眞寫厥衷如春蕙秋華生色堪把意態各暢無事雕模末世風頹矜蟲鬬鶴遞相述師如圖繪剪錦飾畫雖嚴割強先露

謝榛曰近體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之明

霞散綺講之獨繭抽絲詩有造物一句不工則一篇不純是造物不完也又曰七言絶句盛唐諸公用韻最嚴盛唐突然而起以韻為主意到辭工不暇雕飾或命意得句以韻發端混成無跡宋人專重轉合刻意精練或難於起句借用旁韻牽強成章又曰作詩繁簡各有其宜譬諸衆星麗天孤霞捧日無不可觀

○皇甫汸曰或謂詩不應苦思苦思則喪其天真殆不然方其收視反聽研精殫思寸心幾嘔脩髯盡枯深湛守默鬼神將通之又曰語欲妥貼故字必推敲一字之瑕足以為玷片語之纇并棄其餘

何良俊云六義者既無意象可尋復非言筌可得索之於近則寄在冥漠求之於遠則不下帶衽

語文則顔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

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
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韓愈曰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
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又曰和平之辭淡薄
愁思之辭要妙讙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要
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情本之
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
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
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
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
蘇軾曰吾文如萬斛之珠取之不竭惟行於所當行
止於所不得不止耳
陳師道曰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

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摶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
惟好奇故不能奇也
李塗云莊子善用虛以其虛虛天下之實太史公善
用實以其實實天下之虛又曰莊子者易之變離騷
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之變
李攀龍曰不朽者文不晦者心
總論則魏文帝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可下不上
力強而致
張茂先曰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
陸士衡曰其始也收視反聽耽思旁迅精騖八極心
游萬仞其致也精曈曨而彌宣物昭晰而互進傾羣
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
潛進又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又曰石韞玉而

山暉水懷珠而川媚

殷璠曰文有神来氣來情來有雅體有野體鄙體俗體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

柳冕曰善為文者發而為聲鼓而為氣直與氣雄精則氣生使五采竝用而氣行於其中

姜夔云雕刻傷氣敷演傷骨若鄙而不精不雕刻之過也拙而無委曲不敷演之過也又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

何景明曰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詩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於謝

已上諸家語雖深淺不同或志在揚抑或寄切誨誘擷而觀之其於秇文思過半矣

四言詩須本風雅間及韋曹然勿相雜也世有白首

鉛槧以訓故求之不解作詩壇赤幟亦有專習潘陸忘其鼻祖要之皆日用不知者

擬古樂府如郊祀房中須極古雅發以峭峻鐃歌諸曲勿便可解勿遂不可解須斟酌淺深質文之間漢魏之辭務尋古色相和瑟曲諸小調係北朝者勿使勝質齊梁以後勿使勝文近事毋俗近情毋纖拙不露態巧不露痕寧近無遠寧朴無虛有分格有來委有實境一涉議論便是鬼道

古樂府王僧虔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詩敘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又諸曲調辭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趣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韋伊那何之類也豔在曲之趨與亂在曲之後

亦猶吳聲前有和後有送也其語樂府體甚詳聊志
之
世人選體往往談西京建安便薄陶謝此似曉不曉
者毋論彼時諸公即齊梁纖調李杜變風亦自可采
貞元而後方是覆瓿大抵詩以專詣為境以饒美為
村師匠宜高据拾宜博
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要在專習凝領之久神與
境會忽然而來渾然而就無岐級可尋無色聲可指
三謝固自琢磨而得然琢磨之極妙亦自然
七言歌行靡非樂府然至唐始暢其發也如千鈞之
弩一舉透革縱之則文漪落霞舒卷絢爛一入促節
則凄風急雨窈冥變幻轉折頓挫如天驥下坂明珠
走盤收之則如橐聲一擊萬騎忽歛寂然無聲

歌行有三難起調一也轉節二也收結三也惟收爲尤難如作平調舒徐綿麗者結須爲雅詞勿使不足令有一唱三歎意奔騰洶湧驅突而來者須一截便住勿留有餘中作奇語峻奪人魄者須令上下脉相顧一起一伏一頓一挫有力無跡方成篇法此是祕寄大蔵印可之妙

五言律差易得雄渾加以二字便覺費力雖曼衍可聽而古色漸稀七字爲句字皆調美八句爲篇句皆穩暢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古惟子美今或于鱗驟似駭耳久當論定

七言律不難中二聯難在發端及結句耳發端盛唐人無不佳者結頗有之然亦無轉入他調及收頓不住之病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歛有喚有應大抵一

開則一闔一揚則一抑一象則一意無偏用者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挿者倒挿最難非老杜不能也字法有虛有實有沈有響虛響易工沈實難至五十六字如魏明帝淩雲臺材木銖兩悉配乃可耳篇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此是法極無迹人能之至境與天會未易求也有俱屬象而妙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調而妙者有直下不偶對而妙者皆興與境詣神合氣完使之然五言可耳七言恐未易能也勿和韻勿拈險韻勿傍用韻起句亦然勿偏枯勿求理勿搜僻勿用六朝強造語勿用大曆以後事此詩家魔障慎之慎之

絕句固自難五言尤甚離首即尾離尾即首而要腹亦自不可少妙在愈小而大愈促而緩吾嘗讀維摩

經得此法一丈室中置恒河沙諸天寶座丈室不增諸天不減又一剎那定作六十小劫須如是乃得

和韻聯句皆易為詩害而無大益偶一為之可也然和韻在於押字渾成聯句在於才力均敵聲華情實中不露本等面目乃為貴耳

騷賦雖有韻之言其於詩文自是竹之與草木魚之與鳥獸別為一類不可偏屬騷辭所以總雜重複興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惻怛深至不暇致詮亦故亂其叙使同聲者自尋脩郄者難摘耳今若明白條易便乖厥體

作賦之法已盡長卿數語大抵須包蓄千古之材牢籠宙宇之態其變幻之極如滄溟開晦絢爛之至如霞錦照灼然後徐而約之使指有所在若汗漫縱橫

無首無尾了不知結束之妙又或現偉宏富而神氣
不流動如大海乍涸萬寶雜厠皆是瑕璧有損連城
然此易耳惟寒儉率易十室之邑借理自文乃為害
也賦家不患無意患在無蓄不患無蓄患在無以運
之
擬騷賦勿令不讀書人便竟騷覽之須令人裴回循
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沈吟歔欷又三復之潸淚俱下
情事欲絶賦覽之初如張楽洞庭褰帷錦官耳目搖
駭已徐閲之如文錦千尺絲理秩然歌亂甫畢肅然
歛容掩卷之餘徬徨追賞
物相雜故曰文文須五色錯綜乃成華采須經緯就
緒乃成條理
天地間無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沒五帝之世

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經史之言理者也曰編年曰本紀曰志曰表曰書曰世家曰列傳史之正文也曰敘曰記曰碑曰碣曰銘曰述史之變文也曰訓曰誥曰命曰冊曰詔曰令曰教曰劄曰上書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啓曰箋曰彈事曰奏記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駁曰喻曰尺牘史之用也曰論曰辨曰說曰解曰難曰議史之實也曰贊曰頌曰箴曰哀曰誄曰悲史之華也雖然頌即四詩之一贊箴銘哀誄皆其餘音也附之於文吾有所未安惟其沿也姑從衆吾嘗論孟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達之辭後之為文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也四子也理而辭者也兩漢也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六朝也辭而辭者也錯以事而已

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掇關鍵金石綺綵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鍊之金文之與詩固異象同則孔門一唯曹溪汗下後信手拈來無非妙境

古樂府選體歌行有可入律者有不可入律者句法字法皆然惟近體必不可入古耳

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即才之用調即思之境格即調之界

李獻吉勸人勿讀唐以後文吾始甚狹之今乃信其然耳記問既雜下筆之際自然於筆端攪擾驅斥為難若摸擬一篇則易於驅斥又覺局促痕跡究露非劉輪手自今而後擬以純灰三斛細滌其腸日取六

經周禮孟子老莊列荀國語左傳戰國策韓非子離騷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班氏漢書西京以還至六朝及韓柳便須銓擇佳者熟讀涵泳之令其漸漬汪洋遇有操觚一師心匠氣從意暢神與境合分途策馭默受指揮臺閣山林絕迹大漠豈不快哉世亦有知是古非今者然使招之而後來麾之而後卻已落第二義矣

詩有常體工自體中文無定規巧運規外樂選律絕句字夐殊聲韻各協下迨填詞小技尤為謹嚴過秦論也敘事若傳夷平傳也指辨若論至於序記志述章令書移眉目小別大致固同然四詩擬之則佳書易放之則醜故法合者必窮力而自運法離者必凝神而並歸合而離離而合有悟存焉

風雅三百古詩十九人謂無句法非也極自有法無
階級可尋耳
三百篇删自聖手然旨别淺深詞有至末今人正如
目滄海便謂無底不知湛珊瑚者何處
詩不能無疵雖三百篇亦有之人自不敢摘耳其句
法有太拙者載獫歇驕（三名皆田犬也）有太直者昔也每食
四簋今也每食不能有太促者抑磬控忌既亟且只如
有太累者不稼不嗇胡取禾三百廛有太庸者乃如
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其用意有太
鄙者如前每食四簋之類也有太迫者宛其死矣他
人入室有太粗者人而無儀不死何為之類也
三百篇經聖删然而吾斷不敢以為法而擬之者所
摘前句是也尚書稱聖經然而吾斷不敢以為法而

擬之者盤庚諸篇是也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脩辭立其誠蓋辭無所不脩而意則主於達今易繫禮經家語曾論春秋之篇存者抑何嘗不工也揚雄氏避其達而故晦之作法言太史避其晦故譯而達之作帝王本紀俱非聖人意也

聖人之文亦寧無差等乎哉禹貢千古敘事之祖如盤庚吾未之敢言也周公之為詩也其猶在周書上乎吾夫子文而不詩凡傳者或非其真者也

易奇而法詩正而葩韓子之言固然然詩中有書書中有詩也明良喜起五子之歌不待言矣易亦自有詩也姑舉數條以例之詩語如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天實為之

謂之何哉中冓之言不可道也送我乎淇之上矣大
夫夙退毋使君勞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匪報也永以
為好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心之
憂矣其誰知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皇父卿士家伯
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
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心之憂矣云如之何或出
入諷議或靡事不為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而秉義類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為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學有緝熙于光
明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以入書誰能辨也書語如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明試
以功車服以庸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任賢勿貳去邪
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朕志

先定詢謀僉同鬼神時依龜筮協從百僚師師百工
惟時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同晝夜頟頟罔水行舟下
管鼗鼓合止柷敔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萊夷作牧厥
篚檿絲厥草惟夭厥木惟喬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佑厥
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之
乃其昌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
百祥作不善降之不祥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
懷懷於有仁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厥德靡常九有以
亡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我武惟
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如虎如
貔如熊如羆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式敬爾由獄以長
我王國又無偏無陂以至歸其有極總為一章易語
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西南得

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密雲不雨自我西
郊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
興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見輿曳
其牛掣其人天且劓見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脫之弧
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震來虩虩笑
言啞啞旅人先笑後號咷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
之義或與或求以入詩誰能辨也抑不特此凡易卦
文辭彖小象叶韻者十之八故易亦詩也
秦以前為子家人一體也語有方言而字多假借是
故雜而易晦也左馬而至西京洗之矣相如騷家流
也子雲子家流也故不盡然也六朝而前材不能高
而厭其常故易字易字是以贅也材不能高故其格
下也五季而後學不能博而苦其變故去字去字是

以率也學不能博故其直賤也

藝苑卮言二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采采卷
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我姑酌彼金罍
○未見君子惄如調饑○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
多露○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
命不同○日居月諸○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燕燕
于飛差池其羽○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擊鼓其鏜
踊躍用兵○土國城漕○雝雝鳴鴈旭日始旦○習
習谷風以陰以雨○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誰謂荼
苦其甘如薺○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碩人俁俁公
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云誰之思西方美人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
好我攜手同行○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玉之瑱也

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良馬五之○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
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自我徂爾三歲
食貧○誰謂河廣一葦杭之○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其雨
其雨杲杲出日○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將叔無
狃戒其傷汝○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清人在彭駟
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左旋右抽○女曰
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子不我思豈
無他人○雞旣鳴矣朝旣盈矣非雞則鳴蒼蠅之聲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
康職思其居○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

良人○悠悠蒼天曷其有極○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游環
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
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交交黃鳥止
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
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
身○憂心如醉○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衡門之下
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豈其食魚必河之
魴○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皇駁其馬○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鴻飛遵渚公
歸無所於女信處○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
王事靡盬我心傷悲○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昔我

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和鸞雝雝萬福攸同○我有嘉賓中心貺之○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文武吉甫萬邦惟憲○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蠢爾荊蠻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吉日惟戊○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此鸞聲將將○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爰居爰處爰笑爰語○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正月繁霜○父

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彼月而微
此日而微○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發言盈庭誰敢
執其咎○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踧踧周道鞫為茂
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維憂用老○君子無易由
言耳屬于垣○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職為亂階○瓶之罄矣維罍之恥○周道
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小東大東杼
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服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
明西有長庚○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
可以挹酒漿○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自貽伊戚○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
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祀事孔明先

祖是皇○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六轡沃若○蔦與女蘿施于松栢○有頍者弁○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鸞聲嘒
嘒○雨雪瀌瀌見晛曰消○卷髮如蠆○終朝采綠
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何不日鼓瑟○民亦勞
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式遏寇虐憯不
畏明○王欲玉女○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
無然泄泄○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
攜○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
維寧宗子維城○女炰烋于中國○天不湎爾以酒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訏謨定命遠猶辰告○
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　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進退維
谷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
靡神不舉靡愛斯牲　旱魃為虐如惔如焚　瞻卬
昊天有嘒其星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　士民其瘵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婦有
長舌維厲之階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十千維耦
萬億及秭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
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喤喤厥聲肅雝和鳴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龍旂陽
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　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
日鑒在茲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
畛　厭厭其苗綿綿其麃　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

開百室　旨酒思柔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駉駉
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
彭彭　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　無小無大
從公于邁永錫難老　食我桑黮懷我好音　白
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
孫有慶　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公車千乘朱英緑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
綅烝徒增增　黃髮兒齒　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
和且平依我磬聲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
芒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
政優優百祿是遒　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一截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冞入其
阻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詩旨有極含蓄者隱惻者緊切者法有極婉曲者清
暢者峻潔者奇詭者玄妙者騷賦古選樂府歌行千
變萬化不能出其境界吾故摘其章語以見法之所
自其鹿鳴甫田七月文王大明緜棫樸旱麓思齊皇
矣靈臺下武文王生民既醉凫鷖假樂公劉卷阿烝
民韓奕江漢常武清廟維天烈文昊天我將時邁執
競思文無一字不可法當全讀之不復戴
古逸詩箴銘謳謠之類其語可入三百篇者翹翹車
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君子有酒小人
鼓缶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
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予不疑　棠棣之華翩其

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魚在在藻厥志在餌

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皎皎練絲在所染之

右逸詩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康衢　黃之池

其馬歕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歕玉皇人受穀 黃澤

白雲在天山陵自出 白雲

右謠

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卿雲　南山有

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 鳥鵲　日月昭昭兮寖

已馳與子期兮蘆之漪 漁父

右歌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漪蘭　隴頭流之

水流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 隴頭

右操

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口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盤盂

傷其禍將長楹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鼎

右銘

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舜祠田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用天奈

右辭

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懿氏

右繇

涓涓不塞將為江河黃帝語

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畏首畏尾身

其餘幾　辛丑八月巳时

右讀

漢魏人詩語有極得三百篇遺意者謾記於後○非惟雨之又潤澤之非惟徧之我氾布濩之○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金支秀華庶旄翠旌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　惟德之臧建侯之常　如山如岳嵩如不傾如江如河澹如不盈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　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　此二雅周頌和平之流韻也　煢煢紫芝可以療饑　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技衣帶日以緩　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

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　棄我如遺迹　盈盈一
水間脉脉不得語　絃急知柱促　去者日以疎来
者日以親　愁多知夜長　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
解　出户獨徬徨憂思當告誰　明明如月何時可
掇憂從中来不可斷絶　不惜年往憂世不治　山
不厭高海不厭深　海水知天寒　入門各自媚
豈伊不虔思于天衢豈伊不懐歸于枌楡天命不慆
疇敎以渝　自惜袖短内手知寒　憂来無方人莫
之知　徬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　民之多僻政不
由己　泳彼長川言息其滸陟彼高岡言刈其楚
此國風清婉之微旨也　靈之来神哉沛先以雨般
裔裔　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　今安匹龍
爲友　臨高臺以軒　江有香草目以蘭　昌樂肉

飛　采虹垂天　水何澹澹山島竦峙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孤獸走索羣銜草不皇食　世無萱草令我哀歎　此秦齊變風奇峭之遺烈也

秦始皇時李斯所撰嶧山碑三句始下一韻是采芑第二章法瑯邪臺銘一句一韻三句一換是老子明道若昧章法

太公陰謀有筆銘云毫毛茂茂叶房月切陷水可脫陷之不活于鱗取之余謂其言精而辭甚美然是鄧析以後語也毫毛茂茂是蒙恬以後事也必非太公作

屈氏之騷騷之聖也長卿之賦賦之聖也一以風一以頌造體極玄故自作者毋輕優劣

天問雖屬離騷自是四詩之韻但詞旨散漫事迹憰恍不可存也

延壽易林伯陽參同雖以數術為書要之皆四言之
懿三百遺法耳

楊用脩言招䰟遠勝大招是破宋人眼耳宋玉深至
不如屈宏麗不如司馬而兼撮二家之勝

大風三言氣籠宇宙張千古帝王赤幟高帝裁漢武
故是詞人秋風一章幾於九歌矣思李夫人賦長卿
下子雲上是耶非耶如言精絶落葉哀蟬疑是贋作
幽蘭秀簟的為傳語

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悲來其悔
心之萌乎文中子賛二帝語去孔子不遠

垓下歌正不必以虞兮為嫌悲壯嗚咽與大風各自
描寫帝王興衰氣象千載而下惟曹公山不厭高老
驥伏櫪司馬仲達天地開闢日月重光語差可嗣響

○栢梁為七言歌行創體要以拙勝日月星晨一句和者不及宗室廣大日益滋為宗正劉安國外家公主不可治為京兆尹按當作内史三輔盜賊天下危為左馮翊咸宣盜起南山為民災為右扶風李成信其語可謂強諫矣而不問逆耳郭舍人齧妃女脣甘如飴滑稽無人臣禮而亦不聞罰治何也若枇杷橘栗桃李梅雖極可笑而法亦有所自蓋宋玉招魂篇内句也

漢時衞霍營平糾糾虎臣然栢梁詩郡國士馬羽林村和撫四夷不易哉語無愧七言風雅封建三王表及屯田諸疏兩漢文章皆莫能及然三王表或幕客所為栢梁歌詠咸依位序獨驃騎在丞相前大將軍在丞相後昔人云去病日貴此亦一徵按古文苑註

稱臺成於元鼎二年登臺賦詩乃元封三年而霍去病以元狩六年卒是時青蓋無二職也然則郡國士馬之詠亦出青口耶

韋孟玄成雅頌之後不失前規繁而能整故未易及昌穀少之私所不解

鍾嶸言行行重行行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幾乎一字千金後併去者日以疎五首為十九首為枚乘作或以洛中何鬱鬱游戲宛與洛為詠東京盈盈樓上女為犯惠帝諱按臨文不諱如總齊羣邦故犯高諱無妨宛洛為故周都會但王侯多第宅周世王侯不言第宅兩宮雙闕亦似東京語意者中間雜有枚生或張衡蔡邕作未可知談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詞婉旨遂足並駕是千古五言之祖

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緩字妙極又古歌云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豈古人亦相蹈襲耶抑偶合也以字雅趨字峭俱大有味

東風揺白草揺字稍露崢嶸便是句法爲人所窺朱華冐緑池冐字更捩眼耳青袍似春草復是後世巧端

李少卿三章清和調適悲而不怒子卿稍似錯雜第其旨法亦曾衛也

上山採蘼蕪四坐且莫喧悲與親友别穆穆清風至

橘柚垂華實十五從軍征青青園中葵雞鳴高樹顛

日出東南隅相逢狹路間昭昭素明月昔有霍家奴

洛陽城東路飛來雙白鵠翩翩堂前燕青青河邊草

悲歌緩聲八變豔歌紈扇篇白頭吟是兩漢五言神

境可與十九首蘇李竝驅

詩譜稱漢郊廟十九章煅意刻酷煉字神奇信然失之太峻有秦風小戎之遺非頌詩比也唐山夫人雅歌之流調短弱未舒耳鐃歌十八中有難解及迫詰屈曲者如絲如魚乎悲矣堯羊蜚從王孫行之類或謂有缺文斷簡妃呼豨妝中吾之類或謂曲調之遺聲或謂兼正辭填調大小混錄至有直以為不足觀者巫山高芝為車非三言之始乎臨高臺以軒桂樹雙珠青絲玳瑁非吾言之神足乎駕六飛龍四時和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非七言之妙境乎其誤處既不能曉佳處又不得識以為不足觀宜也

鐸舞巾舞歌俳歌政如今之琴譜及樂聲車公車之

類絶無意誼不足存也
錄蘇李雜詩十二首雖總雜寡緒而渾朴可詠固不必二君手筆要亦非晉人所能辦也如人生一世間貴與願同俱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招揺西北指天漢東南傾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置缾中馬辨淄與澠仰視雲間星忽若割長帷彷彿河梁間語

楊用脩録古詩逸句及書語可入詩者不能精亦有遺漏余擇而録之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　安知鳳皇徳貴其来見稀 皆李陵　泛泛漢江萍飄蕩永無根　青青陵中草傾葉晞朝日作希乃妙　天霜木葉下鴻鴈當南飛　人遠精神近寤寐見容光　初秋北風至吹我章華臺浮雲多暮色似從崦嵫来

石上生菖蒲一寸八九節僊人勸我飡令我好顏色
去婦不顧門萎韭不入園諸葛孔明探懷授所歡顧
醉不顧身王仲宣皎月垂素光玄雲為髩髴劉公幹
金荆持作枕紫荆持作牀黄鳥鳴相追咬咬弄好
音翕如翔雲會忽若驚風散棗腆迅飈翼華蓋飄
颻若鴻飛石崇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右軍遥看
野樹短虞騫浴景出東溟僊詩已上皆古詩生無一
日歡死有萬世名列子片王可以琦奚必待盈尺
駿馬養外廐羡人充下陳戰國策薰以香自燒膏以
明自煎龔勝傳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帶鉤許由讓天
下終不利封侯日回而月周終不與時游南游
罔寝野北息沈墨鄉俱淮南子跳蹈被商歸重譯吟詩
書王充新霽清腸升天光入隙中佛經朧坂縈九曲

不知高幾里三秦記喬木知舊都呂覽新林無長木同素湍如委練羅含記揮袖起風塵劉邵蘭芭豈虛鮮郭璞文禽蔽綠水應璩兩雄不竝棲三國志已上綠書語

孔雀東南飛質而不俚亂而能整叙事如畫叙情若訴長篇之聖也人不易曉至以木蘭竝稱木蘭不必用可汗為疑朔氣寒光致貶要其本色自是梁陳及唐人手段胡笳十八拍軟語似出閨襜而中雜唐調非文姬筆也與木蘭頗類

余讀琴操所稱記舜禹孔子詩咸淺易不足道拘幽文王在繫也而曰殷道圂圂浸濁煩朱紫相合不別分迷亂聲色信讒言即無論其詞已內文明外柔順蒙難者固如是乎牖天案圖殷將亡豈三分服事至

德人語望來羊固因眼如望羊傳也他如獻王退怨歌謂楚懷王子平王夫平王靈王弟也歷數百年而始至懷王至乃謂玉人為樂正子何其俚也窮劫曲言楚王乖劣任用無忌誅夷白氏三戰破郢王出奔用無忌者平王也奔者昭王也太子建已死有子勝後封白公非白氏也其辭曰留兵縱騎虜京闕時未有騎戰也河梁歌舉兵所伐攻秦王句踐時秦未稱王也句踐又無攻秦夫偽為古而傳者未有不通於古者也不通古而傳是豈偽者之罪哉

詞賦非一時可就西京雜記言相如為子虛上林遊神蕩思百餘日乃就故也梁王兎園諸公無一佳者可知矣坐有相如寧當罰酒不免腐毫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雖尒恍忽何言

之壯也悲莫悲兮生别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是千古情語之祖

卜居漁父便是赤壁諸公作俑作法於凉令人永慨

○長卿子虛諸賦本從高唐物色諸體而辟勝之長門從騷來毋論勝屈故高於宋也長卿以賦爲文故難蜀封禪緜麗而少骨賈傅以文爲賦故吊屈鵩鳥率直而少致

太史公千秋軼才而不曉作賦其載子虛上林亦以文辭宏麗爲世所珍而已非真能賞咏之也觀其推重賈生諸賦可知賈暢達用世之才耳所爲賦自是一家太史公亦自有士不遇賦絕不成文理荀卿成相諸篇便是千古惡道

雜而不亂複而不厭其所以爲屈乎麗而不俳放而

有制其所以為長卿手以整次来二子則寡矣子雲
雖有剽摸尚少谿逕班張而後愈博愈晦愈下
子雲服膺長卿嘗曰長卿賦不是從人間来其神化
所至耶研摩白首竟不能逮乃誇言欺人云雕蟲之
技壯夫不為遂開千古藏拙端為宋人門户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長門一章幾於
並美阿嬌復幸不見紀傳此君深於愛才優於風調
容或有之史失載耳凡出長卿手靡不穠麗工至獨
琴心二歌淺稚或是一時匆卒或後人傳益子瞻乃
謂李陵三章亦偽作此兒童之見夫工出意表意寓
法外令曹氏父子猶尚難之況他人乎
子虛上林材極富辭極麗而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流
動意極高所以不可及也長沙有其意而無其材班

張溍有其材而無其筆子雲有其筆而不得其精神流動處

長門邪氣壯而攻中語亦似太拙至揄長袂以自翳數昔日之諐殃以後如有神助漢家雄主倒爲色殢或再幸再弃不可知也

孟堅兩都似不如張平子平子雖有衍辝而多佳境

壯語

頩薄怒以自持曾不可犯干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攅出不可勝記此玉之賦神女也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此玉之賦登徒也神光離合乍陰乍陽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含辝未吐氣若幽蘭此子建之賦神女也其妙處在意而不在象然本之屈氏滿堂兮美人忽與余

兮目成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變法而
為之者也
宋玉諷賦與登徒子好色一章詞旨不甚相遠故昭
明遺之大言小言枚皐滑稽之流耳小言無內之中
本騁辭耳而若薄有所悟
班姬擣素如閱絞練之初成擇玄黃之自出淮華裁
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又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
更結皆六朝鮑謝之所自出也昭明知選彼而遺此
未審其故
子雲逐貧賦固為之退送窮文梯階然大單薄少變
化內貧荅主人茅茨土階瑤臺瓊榭之比乃以儉荅
奢非貧荅主人也退之橫出意變而辭亦雄贍末語
燒車與船延之上坐亦自勝凡子雲之為賦為玄為

法言其旁搜酷擬沈想曲換亦自性近之耳非必村高也

傳武仲有舞賦皆托宋玉爲襄王問對及閱古文苑宋玉舞賦所少十分之七而中間精語如華袿飛髾而雜纖羅大是麗語至於形容舞態如羅衣從風長袖交横駱驛飛散颯沓合并綽約閑靡機迅體體又迴身還入迫于急節紆形赴遠漼以摧折纖縠蛾飛繽猋若絶此外亦不多得也豈武仲衍玉賦以爲己作耶抑後人節約武仲之賦因序語而誤以爲玉作也

枚乘菟園賦記者以爲王薨後子臯所爲據結尾婦人先歌而後無和者亦似不完之篇

悽唳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子也含𡁏嘽諧雍

雍喈喈若羣雛之從母也其笙賦之巧詣孚命鳴作咒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閒遼故音痺絃長故微鳴其琴賦之寶用孚楊和顏攘皓腕以至變態無窮數百語稍極形容蓋叔夜善於琴故也子淵洞簫季長長笛才不勝學善鋪敘而少蔑揮洞簫孝子慈母之喻不若安仁之切而雅也

楊用脩所載七仄如宋玉吐舌萬里唾四海緯書七變入臼米出甲佛偈一切水月一切攝七平如文選離袿飛綃垂纖羅俱不如老杜梨花梅花參差開有客有客字子美和美易讀而揚不之及按傅武仲舞賦家有古文苑文選皆云華袿飛綃雜纖羅不言垂纖羅也

東方曼倩管公明郭景純以俱奇才挾神術而寔俱

不達景純以舌為筆者也公明以筆爲舌者也曼倩筆舌互用者也若其超物之哲曼倩為最公明次之景純下矣

檀弓考工記孟子左氏戰國策司馬遷聖於文者乎其叙事則化工之肖物班氏賢於文者乎人巧極天工錯莊生列子楞嚴維詰摩鬼神於文者乎其達見峽决而河潰也窈冥變幻而莫知其端倪也諸文外山海經穆天子傳亦自古健有法

太史公之文有數端焉帝王紀以己釋尚書者也又多引圖緯子家言其文衍而虛春秋諸世家以己損益諸史者也其文暢而雜儀秦鞅雎諸傳以己損益戰國策者也其文雄而肆劉項紀信越諸傳志所聞也其文宏而壯河渠平準諸書志所見也其文核而詳婉而多風刺客游俠貨殖諸傳發所寄也其文精嚴而工篇磊落而多感慨

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也六朝之文浮離實矣唐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元無文

韓柳氏振唐者也其文實歐蘇氏振宋者也其文虛臨川氏法而狹南豐氏飫而衍

老氏談理則傳其文則經佛氏談理則經其文則傳

○圓覺之深妙楞嚴之宏博維摩之奇肆駸駸乎鬼谷淮南上矣

枚生七發其原玉之變乎措意垂竭忽發觀潮遂成滑稽且辭氣跌蕩恠麗不恒子建而後模擬牽率往往可厭然其法存也至後人爲之而加陋其法廢矣

○檀弓簡考工記煩檀弓明考工記奥各極其妙雖非聖筆未是漢武以後人語

孟軻氏理之辨而經者莊周氏理之辨而不經者公孫僑事之辨而經者蘇秦事之辨而不經者然材皆不可及

吾嘗恠庾子嵩不好讀莊子開卷至數行即掩曰了不異人以為此本無曉所而漫為大言者使曉人得之便當沈湎濡首

呂氏春秋文有絶佳者有絶不佳者以非出一手故耳淮南鴻烈雖似錯雜而氣法如一當由劉安手裁

揚子雲稱其一出一入字直百金韓非子文甚奇如元倉鶡冠之流皆偽書

賈太傅有經國之才言言蓍龜也其鋒覆而開健而飫

西京之流而東也其王褒為之導乎由學者靡而短

於思由才者徘而淺於法劉中壘宏而肆其根雜揚
中散法而奧其根晦法言所云故眼之是何語
東京之衰也其始自敬通乎蔡中郎之文弱力不副
見差去浮耳王充野人也其識瑣而鄙其辭散而冗
其旨乖而稱中郎愛而欲掩之亦可推矣
嗚呼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
能成史記何也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
不雅馴不稱書矣一也其詔令辭命奏書賦頌鮮古
文不稱書矣二也其人有籍信荊聶原嘗無忌之流
足模寫者乎三也其詩有尚書毛詩左氏戰國策韓
非呂不韋之書足薈蕞者乎四也嗚乎豈惟子長即
尼父亦然六經無可著手矣
孟堅敘事如霍氏上官之郄廢昌邑王奏事趙韓吏

跡京房術敗雖不得如化工肖物猶是顧凱之陸探微寫生東京以還重可得乎陳壽簡質差勝范曄煞究縟詳至大不及也

曹公莽莽古直悲凉子桓小藻自是樂府本色子建天才流麗雖譽冠千古而實遜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辭太華

魏武帝樂府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秋風蕭瑟洪濤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其辭亦有本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城云天地虹洞因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融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然覺揚語奇武帝語壯又月生西陂語有何致而馬融復襲之

子建謁帝承明廬明月照高樓子桓西北有浮雲秋風蕭瑟非鄴中諸子可及仲宣公幹遠在下風吾每至謁帝一章便數十過不可了悲婉宏壯情事理境無所不有

洛神賦王右軍大令各書數十本當是晉人極推之耳清徹圓麗神女之流陳王諸賦皆小言無及者然此賦始名感甄又以蒲生當其塘上際此忌兄而不自匿諱何也蒲生實不如塘上令洛神見之未免笑子健傖父耳

塘上之作朴茂真至可與紈扇白頭姨姒甄既摧折而芳譽不稱良為雅歎

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其語意妙絕千古稱之然

左傳逸詩已先道矣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陳思王贈白馬王彪詩全法大雅文王之什體以故首二章不相承耳後人不知有欲合而為一者良可笑也

楊德祖答臨淄侯書中有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弟子拑口市人拱手及覽臨淄侯書稱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不言刊定唯所云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此植相托意邪當時孔文舉為先達其於文特高雄德祖次之孔璋書檄饒爽元瑜次之而詩皆不稱也劉楨王粲

詩勝於文無至者獨臨淄耳正平子建直可稱建安才子其次文舉又其次為公幹仲宣

讀子桓客子常畏人及答吳朝歌鍾大理書似少年美資負才性而好貨好色且當不得桓亭者桓靈寶技藝差相埒而氣尚過之子桓乃得十年天子都所不解

孔文舉好酒及客恒曰坐上客長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桓靈寶為義興太守不得志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孔語便是當律桓句亦是唐選而桓尤爽俊其人不作迸一才子也

子桓之雜詩二首子建之雜詩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若仲宣公幹便覺自遠

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二語妙絕老

杜王珮仍當歌當字出此然不甚合作可與知者道也用脩引孟德對酒當歌云子美一闡明之不然讀者以為該當之當矣大瞶瞶可笑孟德正謂遇酒即當歌也下云人生幾何可見矣若以對酒當歌作去聲有何趣味

阮公詠懷遠近之間遇境即際興窮即止坐不着論宗佳耳人乃謂陳子昂勝之何必子昂寧無感興予哉

嵇叔夜土木形骸不事雕飾想於文亦耳如養生論絶交書類信筆成者或遂重犯或不相續然獨造之語自是奇麗超逸覽之躍然而醒詩少涉矜持更不如嗣宗吾每想其人兩腋習習風擧

平子四愁千古絶唱傅玄擬之致不是言大是笑資

耳玄又有日出東南隅一篇汰去精英竊其常語尤有可厭者本詞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於意已足綽有餘味今復益以天地正位之語正如低措大記舊文不全時以己意續貂罰飲墨水一斗可也

陸士衡翩翩藻秀頗見才致無柰俳弱何安仁氣力勝之趣旨不足太冲莽蒼詠史招隱綽有兼人之語但太不雕琢

子卿第二章絃歌商曲錯疊數語十九首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亦太重犯然不害為古奚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乃害古也然使各用之山水清音極是妙詠灌木悲吟不失佳語故曰離則雙美合則兩傷

李令伯陳情一表天下稱孝後起拜漢中自以失分

懷怨應制賦詩云人亦有言有因有緣仕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謝公東山捉鼻恒恐富貴逼人既處台鼎嬿隙小構見桓子野彈琴撫怨詩一曲至將鬚流涕殷深源卧不起及後敗廢時云會稽王將人上樓著去梯匹如始作養劉不出山時觀有何不可乃知嚮者都非真境

王武子讀孫子荊詩而云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此語極有致文生於情世所恒曉情生於文則未易論蓋有出之者偶然而覽之者實際也吾平生時遇此境亦見同調中有此又庚子嵩作意賦成爲文康所難而云正在有意無意之間此是遁辭料子嵩文必不能佳然有意無意之間却是文章妙用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是涉世語貴者雖自貴棄

之若埃塵是輕世語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是出世語每諷太冲詩便飄飄欲僊

石衛尉縱橫一代領袖諸豪豈獨以財雄之政才氣勝耳思歸引明君辭情質未離不在潘陸下劉司空亦其儔也荅盧中郎五言磊塊一時涕淚千古

泚休文云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竝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取高前式然則少陵以前人固有詩史之稱矣

實境詩於實境讀之哀樂便自百倍東陽既廢夷然而已送甥至江口誦曹顏遠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泣數行下余每覽劉司空豈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未嘗不掩卷酸鼻也嗚呼越石已矣千載而下猶有生氣彼石勒段磾今竟何在

王處仲每酒間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
心不已其人不足言其志乃大可憫矣余自庚申以
後每讀劉司空二語未嘗不欷歔罷酒至少陵千秋
萬世名寂寞身後事輒黯然低回久之
王處仲嘗詠老驥伏櫪之語至以如意擊唾壺為節
唾壺盡缺即玄德悲髀肉生意也桓元子恒言不能
流芳百世亦當貽臭萬年至今為書生罵端然直是
大英雄語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
懍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泉下人人
雖不相蒙意實有會
偶閱士龍與兄書前後所評騭者云二祖頌甚為高
偉述思賦深情至言實為精妙恐故未得為兄賦之
最文賦甚有辭綺語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老杜賦覩

爛熟

云陸機二十作文賦當己過二十也詠德頌甚復盡美漏賦可謂精工
又云張公父子亦語雲兄文過子安雲謂兄作二京
必傳無疑又云張公賦誄自過五言詩耳玄泰誄自
不及士衎誄兄丞相箴小多不如女史箴耳又云登
樓名高恐未可越祖德頌無乃諫語耳然靡靡清工
用辭緯澤亦未易恐兄未熟視之耳又云蔡氏所長
唯銘頌耳銘之善者亦復數篇其餘平平兄詩賦自
興絕域不當稍與比較按張為司空蔡則中郎也又
云嘗聞湯仲歎九歌昔讀楚之辭意不大愛之頃日視
之實自清絕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為如此文此
為宗矣真元盛稱九辯意甚不愛其兄弟間議論如
此大自可采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又云潘文爛若

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揀金往往見寶又茂先嘗謂士衡曰人患才少子患才多然則陸之文病在多而蕪也余不以為然陸病不在多而在模擬寡自然之致

晉史不載夏侯孝若東方朔贊而載其訓弟文真無識者也

晉拂舞歌白鳩獨漉得孟德父子遺韻白紵舞歌已開齊梁妙境有子桓燕歌之風

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不得已而托之名也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名亦無歸矣又不得已而歸之酒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且飲一杯酒服食求神僊多為藥所誤亦不得已而歸之酒曰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至於被服紈素其趣愈卑而其情益可憫

矣
倚馬事乃桓温征慕容時喚袁虎倚馬前作露布文不輟筆令人罕知其事至有自謙為倚牛者可笑也

○陸士衡之来日若短去日若長傅休弈之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張季鷹之榮與壮俱去賤與老相尋曹顔遠之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語若卑淺而亦實境所就故不忍多讀

渡江以還作者無幾非惟戎馬為阻當由清談間之耳景純游僊䟣䟣佳麗第少玄吉江賦亦工似在木玄虛下玄虛海賦人謂未有首尾尾誠不可了首則如是矣或作九河乃可用此首今却不免孤負大海

○噏波則洪漣踧蹜吹澇則百川倒流此玄虛之雄也舉翰則宇宙生風抗鱗則四瀆起濤比興公之雄

也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此思光之雄
也三海賦措語無大懸絶讀之令人轉憶楊馬耳
融之此賦本傳載之甚明文又有增盬二韻出於[illegible]
以爲佳話而用脩云恨不見全文何也用脩無史學
如張浚張俊三尺小兒能曉以爲秘聞何况其它
淵明托旨冲澹其造語有極工者乃大入思來琢之
使無痕跡耳後人告一切深沈取其形似謂爲自然
謬以千里
問君何爲爾心遠地自偏此還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清悠澹永有自然之味然坐此不得入漢魏果中是
未粧嚴佛偕級語
謝靈運天質奇麗運思精鑿雖格體創變是潘陸之
餘法也其雅縟乃過之清暉能娯人游子澹忘歸寧

在池塘春草下耶挂席拾海月事俚而語雅天鷄弄和風景近而趣遥

延之創撰整嚴而斧鑿時露其才大不勝學豈惟惠休之評視靈運殆更霄壤如應詔曲水讌而起語云道隱未形治彰既亂帝迹懸衡皇流共貫惟王創物永錫洪筭與題有毫髮干涉耶至於東宮釋奠之篇起句國尚師位家崇儒門老生板對唐律賦之不若矣

古詩四言之有冒頭蓋不始延年也二陸諸君爲之備也如皇太子宴宣猷堂應令而士衡起句曰三正迭紹洪聖啓運自昔哲王先天而順凡十六韻而始及太子大將軍宴會而士衡起句曰皇皇帝祐誕隆駿命四祖正家天祿安定凡八韻而始入晉亂齊王

同始平之又士衡贈斥丘令而曰於皇聖世時文惟
晉受命自天奄有黎獻荅賈常侍而曰伊昔有皇肇
濟黎蒸先天創物景命是膺潘安仁爲賈荅而曰肇
自初創二儀烟煴爰有生民伏羲始君晉武華林園
宴集而應吉甫起句云悠悠太上民之厥初皇極肇
建彝倫攸敷若爾則不必多費此等語但成一冒頭
百凡宴會酬贈可舉以貫之矣若韋孟之諷諫思王
之責躬應詔靖節之贈族叔夜之幽憤仲宣之贈蔡
睦文穎越石之贈盧諶寧有是耶其他仲宣之思親
云穆穆顯妣德音徽止閻丘冲之三月宴云暮春之
月春服既成裴季彥之大蜡曰日躔星紀大呂司辰
開口見咽豈不快哉而選都未之及何也
延年五君忽自秀於它作如沈醉似埋照寓辭類托

諷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以比己之骯髒也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以解己之任誕也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以感己之濡滯也語意既雋永亦易吟諷

明月照積雪是佳境非佳語池塘生春草是佳語非佳境此語不必過求亦不必深賞若權文公所論池塘園柳二語托諷深重為廣州之禍張本王介甫取以為美談吾不敢信也按權云池塘者泉水瀦流之池今日生春草是王澤竭也豳詩所配一蟲鳴則一候今日變鳴禽者候將變也

玄暉不唯工發端撰造精麗風華映人一時之傑青蓮目無往古獨二四稱脁形之詞詠登九華山云恨不攜謝脁驚人詩來特不如靈運者匪直材力小弱靈運語俳而氣古玄暉調俳而氣今

謝山人謂玄暉澄江淨如練澄淨二字意重欲改為
秋江淨如練余不敢以為然蓋江澄乃淨耳
宋高宗每欲除異己必令壯士丁盱拉殺盱即樂府
所謂丁都護者也時人為之語曰莫跋扈付丁盱蕭
齊主道成亦然其所任者桓康也時人亦語曰莫輈
張付桓康二字既同而字亦對又皆協韻甚奇晉史
載謝安石語亦有韻曰天子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
須屋後着人正可破此二主
自昔倚馬占檄橫槊賦詩曹孟德李少卿桓靈寶楊
處道之外能復有幾自非本色故是貽姍敎曹行路
難猶堪放浪崇文醇兒有愧祖武至於攡龍褒葦祇
供盧胡而已獨南史所載梁曹景宗自不知書好以
意作字及當上讌朝賢以曹兇鏊不煩倡和曹固請

不已許之僅餘競病二韻即賦云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一座賞服宋沈慶之目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上嘗歡飲羣臣逼令作詩慶之請顏師古執筆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異張子房上悅衆坐稱美北齊斛律金不解書有人教押名曰但五屋四面平正即得至作勅勒歌曰勅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為一時樂府之冠宋野史載韓蘄王世忠目不知書晚年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詞皆有宗趣一日蘇仲虎尚書方宴客香林園韓乘小羸逕造劇歡而散次日餉尚書一羊羔仍手書臨江僊南鄉子二詞遺之瀟灑超脫詞多不載此四事頗

相類又蜀將王平識不過十字後周將梁臺識不過
百字而口授書令辭旨俱可觀噫豈釋氏所謂宿習
餘因耶

梁氏帝王武帝簡文為勝湘東次之武帝之莫愁簡
文之烏栖大有可諷餘篇未免割裂且俳浮淺下建
業江陵之難故不虛也昭明鑒裁有餘自運不足

王籍鳥鳴山更幽雖遜古質亦是雋語第合上句蟬
噪林逾靜讀之遂不成章耳又有可笑者鳥鳴山更
幽本是反不鳴山幽之意王介甫何緣復取其本意
而反之且一鳥不鳴山更幽有何趣味宋人可笑大
槩如此

何水部柳吳興篇法不足時時造佳致何氣清而傷
促柳調短而傷凡吳均起語頗多五言律法餘章綿

麗不堪大雅

吳興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又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置之齊梁月露間矯矯有氣上可以當康樂而不足下可以淩子安而有餘

范詹事獄中一篇雖太自標榜其持論亦有可觀

范沈篇章雖有多寡要其裁造亦昆季耳沈以四聲定韻多可議者唐人用之遂足千古然以沈韻作唐律可耳以已韻押古選沈故自失之

揚用脩謂七始即今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喉唇之外有深淺二音故也沈約以平上去入為四聲自以為得天地秘傳之妙然辨音雖當辨字多訛蓋偏方之舌終難取裁耳即無論沈約今四詩騷賦之韻有不出於五方田畯婦女之

所就乎而可據以為準乎古韻時自天淵沈韻亦多
矛盾至於叶音真同鴂舌要之為此格不能捨此韻
耳天地中和之氣似不在此
沈休文所載八病如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
旁紐正紐以上尾鶴膝為最忌休文之拘滯正與古
體相反唯近律差有關耳然亦不免商君之酷今按
平頭謂第一字不得與第六字同平聲律詩如風勁
角弓鳴將軍獵渭城風之與將何損其美上尾謂第
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
浮雲齊雖隔韻何害律固無是矣使同韻如前詩鳴
之與城又何妨也蜂腰謂第二字與第四字同上去
入韻如老杜望盡似猶見江淹遠與君別者之類近
體宜少避之亦無妨鶴膝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

同如老杜水色含羣動朝光接太虛年侵頻悵望之類八句俱如是則不宜一字犯亦無妨五大韻謂重疊相犯如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爐又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游胡與爐愁與遊犯六小除十上字中自有韻如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明與清犯七傍紐十字中已有田字不得着寅延字入正紐十字中已有壬字不得着衽任後四病尤無謂不足道也白狼槃木夷詩也夷語有長短何以五言蓋益部太守代為之也諸佛經偈梵語也梵語有長短何以五言鳩摩羅什玄奘輩增損而就漢也諸僊詩在漢則漢在晉則晉在唐則唐不應天上變格乃爾皆其時人僞為之也道經又有命張良註度人經勅表其文辭絶類宋人之下俚者至官秩亦然可發一笑

庾開府事實嚴重而寡深致所賦枯樹哀江南僅如
郗方回奴小有意耳不如何以貴重若是江總徐陵
溪麗之辞取給盃酒責花鳥課只後主君臣唱和自
是景陽宮井中物
張正見詩律法已嚴於四傑特作一二拗語為六朝
耳士衡康樂已於古調中出俳偶總持孝穆不能於
俳偶中出古思所謂今之諸侯又五霸之罪人也
陶淵明止酒用二十止字梁元帝春日用二十三春
字鮑泉和至用二十九新字僧　用十七化字
一時游戲之語不足多尚
梁元帝詩有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陳後主有故
鄉一水隔風烟兩岸通又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在沈宋集中當為絶唱隋煬帝寒鴉千萬點流水遶

孤村是中唐佳境

古樂府如護惜加窮袴防閑托守宮朔氣傳金柝寒光透鐵衣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全是唐律

北朝戎馬縱橫未暇篇什孝文始一倡之也而未暢温子昇寒山一片石足語及爲當塗藏拙雖江左輕薄之談亦不大過薛道衡足稱才子未是名家唯楊處道奕奕有風骨

王簡棲頭陀寺碑以北統之筆鋒發南宗之心印雖極俳偶而絕無牽率之病温子昇之寒陵尚自退舍江總持之攝山能不隔塵昭明取舍良不誣也

吾於文雖不好六朝人語雖然六朝人邪亦可言皇甫子循謂藻豔之中有抑揚頓挫語雖合璧意若貫

珠非書窮五車筆含萬代未足云也此固爲六朝人張價然如潘左諸賦及王文考之靈光王簡棲之頭陀令韓柳援觚必至奪色然柳州晉問昌黎南海神碑毛穎傳歐蘇亦不能作非直時代為累抑亦天受有限

晉書南北史舊唐書稗官小說也新唐書贋古書也五代史學究史論也宋元史爛朝報也與其為新唐書之簡不若為南北史之繁與其爲宋史之繁不若為遼史之簡

正史之外有以偏方為紀者如劉知幾所稱地理當以常璩華陽國志盛弘之荊州記第一有以一言一事為記者如劉知幾所稱瑣言當以劉義慶世說新語第一散文小傳如伶玄飛燕雖近褻虬髯客雖近

誣毛穎雖近戲亦是其行中第一它如王粲漢末英雄雀鴻十六國春秋葛洪西京雜記周稱陳留耆舊周楚之汝南先賢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朱贛九州闞駰四國三輔黃圖酉陽雜俎之類皆流亞也水經註非註自是大地史自古博學之士無長文筆者如子產之别臺駘卜氏之辨三豕子政之記貳負終軍之識鼮鼠方朔之名藻廉文通之識科斗茂先景純種種該洽固無待言自此以外雖鑿辟恒勤而操觚多繆以至陸澄書廚李邕書簏傅昭學府房暉經庫往往來秇苑之譏乃至使儒林別傳其故何也毋乃天授有限考索偏工徒務誇多不能割愛心以目移辞為事使耶孫搴謂邢邵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則又非也韓信

用兵多多益辦此是化工造物之妙與文同用
吾覽鍾記室詩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謂允矣詞
亦奕奕裴之第所推源出於何者恐未盡然邁凱昉
約濫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尤為
不公少損連城之價吾獨愛其評子建骨氣奇高詞
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嗣宗言在耳目之內情
寄八荒之表靈運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
驛奔會越石善為悽悷之詞自有清拔之氣明遠得
景陽之詭諔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
於顏延總四家而並美跨兩代而孤出玄暉奇章秀
句往往驚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文通詩體總
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此數評者贊
許既實措撰尤工

僻典[illegible]於是於王運[illegible]與文同用[illegible]
吾賢乃鍾記室詩品折衷情文裁量事析可謂允美詞
亦奕弈數以諸所推源出於何者況未盡緣遙躍游
紛溢高中品至說文不列半上曹公風勢絲下先多
不公少積連城之價害獨愛其許予建骨氣音高調
從準文情蕪雜從體被文真嗣宗言在耳目之內情
寄人荒之素靈運名章適白舊寫間起麗曲新章絡
驛齊會趣石善為事撫之詞信有清族之氣明遠詩
景陽之旐叙會從先之廉懷晉節強於謝況紀遙淡
於顏延纔四家而並美隋兩伏而亦由玄禪章遺求
向往往驚道之後叔源沈步明遠變乃文通詩鑑綴
雖善於摹擬節力於王微放流於謝朓比數許音賁
許既寶指選亡手

唐文皇手定中原籠蓋世一而詩語殊無丈夫氣習使之也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昔秉匹馬去今驅萬乘來差強人意然是有意之作帝京篇可耳餘者不免花草點綴可謂遠遜漢武近輸曹公中宗宴長老栢梁體帝首云潤色鴻業寄賢才又大明御行覺自乃和者皆莫及然是上官昭容筆耳內薛稷倫弗取秩禮天地開長寧公主云鸞鳴鳳舞向平王勔蘇味主云無心為子輙求郎閻朝隱云著作區相位何益老無愧古柄良可笑也過文皇而骨氣勝之語象則春來津樹杜審言華藻空語境則馬色分朝景鷄聲逐曉風語自是中興之例合丹嶂五丁開語致則豈不惜賢達

詳說實指摭雖使燕許草創沈宋潤色亦不過此
雜善於纂撰爲四傑詞旨華靡固沿陳隋之遺骨氣
句挺拔蒼遒逈超然勝之五言遂爲律家正始内子
拙頗近縱四奮盧尚宗漢魏賓王長歌雖極浮靡亦
平協以諧肅錦貫珠滔滔洪遠故是千秋絕藝蕩子
曾岸會越石爲歌行遂成雅什子安諸賦皆歌行也
明御荒之素寫賦則醜

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律為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於
是者知虛實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二君正是敵
手排律用韻穩妥事不傍引情無牽合當為最勝摩
詰似之而才小不建少陵強力宏蓄開闔排蕩然不
無利鈍餘子紛紛未易悉數也

兩謝戢馬之什膽冠羣英沈宋昆明之章門收膺賞

踵才俱匹敵而境有神至未足遂槩平生也特小許
公有一聯云二石分河寫雙珠代月移一聯亦自工
麗惜全篇不稱耳沈宋中間警聯無二字不敵特佺
期結語是累句中累句之問結語是佳句中佳句耳
亦不難辨也

沈詹事七言律高華勝於宋貟外宋雖微少亦見一
班歌行覺自陵健

裴行儉弗取四傑懸斷終始然亦臆中耳彼所重王
劇王勔蘇味道者一以鉤黨取族一以模稜貽竄區
區相位何益人毛髮事千古肉食不識丁人舉為誒
柄良可笑也

杜審言華藻整栗小讓沈宋而氣度高逸神情圓暢
自是中興之祖宜其矜率乃爾

梅花落處疑殘雪一句便是初唐柳葉開時任好風非再玩之未有不以為中晚者若萬楚五日觀伎詩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妬殺石榴花真婉麗有梁陳韻至結語聞道五絲能續命却令今日死君家宋人所不能作然亦不肯作于鱗極嚴刻却收此吾所不解又起句西施漫道浣春紗既與五日無干碧玉今時鬬麗華又不相比

陳正字陶施六朝鉛華都盡托寄大阮微加斷裁而天韻不及律體時時入古亦是矯枉之過開元彩筆無過燕許制冊碑頌雍容大章然比之六朝明易差勝而淵藻遠却敷文則行徵事則狹許之應制七言宏麗有色而他篇不及李嶠燕之岳陽以後感槩多工而實祭不如始興

李于鱗評詩必見筆札獨選唐詩序云唐無五言古
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為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唯杜
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彊
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此段處貶有至意又
云太白五七言絶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
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
律排律諸家槩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
頎頗臻其妙即子美篇什雖衆隤焉自放矣余謂七
言絶句王江陵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而于鱗
不及之王維李頎雖極風雅之致而調不甚響子美
固不無利鈍終是上國武庫此公地位乃爾獻吉當
於何處生活其微意所鍾余蓋知之不欲盡言也
李杜光焰千古人人知之滄浪竝極推尊而不能致

辨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爲談柄近時楊用脩爲
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傳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
五言古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
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
奇拔沈雄爲貴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飄揚欲僊者
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絶者子美也選體太
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稺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
傖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
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絶太白神矣七
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
絶皆變體間爲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太白古樂府窈冥惝恍縱横變幻極才人之致然自
是太白樂府

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沈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深淺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伏膺少陵

○高岑一時不易上下岑氣骨不如達夫遒上而婉縟過之選體時時入古岑尤陟健歌行磊落奇俊高

○
一起一脈取是而已尤為正宗

五言近體高岑俱不能佳七言岑稍濃厚

摩詰才勝孟襄陽由工入微不犯痕跡所以為佳間有失點檢者如五言律中青門白社青菰白鳥一首互用七言律中暮雲空磧時驅馬玉靶角弓珠勒馬兩馬字覆厭獨坐悲雙鬢又云白髮終難變他詩往往有之雖不妨白璧能無少損連城觀者須略玄黃取其神檢孟造思極苦既成乃得超然之致皮生擷

其佳句真足配古人第其句不能出五字外篇不能出四十字外此其所短也

居庸城外獵天驕一首佳甚非兩馬字把當足壓卷然兩字俱貴難易或稍可改者暮雲句馬字耳

李頎花宮僊梵物在人亡二章高適黃鳥翩翩嗟君此別二詠張謂星軺計日之句孟浩縣城南面之篇不作奇事麗語以平調行之却足一倡三歎

于鱗選老杜七言律似未識杜者恨曩不為極言之似非忠告

青蓮擬古樂府以己意己才發之尚沿六朝舊習不如少陵以時事創新題也少陵自是卓識惜不盡得本來面目耳

謝氏非之台也陳及初唐非之盛也盛唐非之極也

○

六朝不盡俳乃不自然盛唐俳殊自然未可以時代
優劣也

七言絶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工中晩唐主意
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遠公遁跡廬山岑刻本下皆云開山幽居不惟聲
調不諧抑意義無取吾弟懋定以為開士甚妙蓋言
昔日遠公遁跡之岑今為開士幽居之地開士見佛
書

盛唐七言律老杜外王維李頎岑參耳李有風調而
不甚麗岑才甚麗而情不是王差備美

六朝之末衰颯甚矣然其偶儷頗切音響稍諧一變
而雄遂為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人知沈宋律家
正宗不知其權輿于三謝橐鑰于陳隋也詩至大暦

高岑王李之徒號為已盛然才情所發偶與境會了不自知其墮者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蟠溪夢裏山鴻鴈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非不佳致隱隱逗漏錢劉出來至百年強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一涯便是長慶以後手段吾故曰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機藏隙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繇趨下又曰勝國之敗材乃興邦之隆幹熙朝之佚事即衰世之危端此雖人力自是天地間陰陽剝復之妙

何仲默取沈雲卿獨不見嚴滄浪取崔司勳黃鶴樓為七言律壓卷二詩固甚勝百尺無枝亭亭獨上在厥體中要不得為第一也沈末句是齊梁樂府語崔

起法是盛唐歌行語如織官錦間一尺繡錦則錦矣如全幅何老杜集中吾甚愛風急天高一章結亦微弱玉露凋傷老去悲秋首尾匀稱而斤兩不足昆明池水穠麗沈切惜多平調金石之聲微乖耳然竟當於四章之求

李于鱗言唐人絶句當以秦時明月漢時關壓卷余始不信以少伯集中有極工妙者既而思之若落意解當別有所取若以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間求之不免此詩第一耳

有一貴人時名者嘗謂予少陵傖語不得勝摩詰所喜摩詰也予荅言恐足下不喜摩詰耳喜摩詰又焉能失少陵也少陵集中不啻有數摩詰能洗眼靜坐三年讀之乎其人意不懌去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羗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此是太白佳境然二十八字中有峨眉山平羗清江溪三峽渝州使後人爲之不勝痕跡矣益見此老鑪錘之妙

摩詰七言律自應制早朝諸篇外往往不拘常調至酌酒與君一篇四聯皆用仄法此是初盛唐所無尤不可學凡爲摩詰體者必以意興發端神精傳合渾融踈秀不見穿鑿之跡頓挫抑揚自出宮商之表可耳雖老杜以歌行入律亦是變風不宜多作作則傷境

孟襄陽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韋左司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雖格調非正而語意亦佳于鱗乃深惡之未敢從也

○太白鸚鵡洲一篇效顰黃鶴可厭吳宮晉代二句亦非作手律無全盛者惟得兩結耳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却向帝城飛

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無兒舉家聞若欬之類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不必曲為之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

七言排律創自老杜然亦不得佳蓋七字為句束以聲偶氣力已盡矣又欲衍之使長調高則難續而傷篇調卑則易冗而傷句合璧猶可貫珠益艱

楊用脩駁宋人詩史之說而譏少陵之詩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曰憫流民則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

百家存也傷纍歛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
衰衰寡婦誅求盡也敘饑荒則曰牂羊羵首三星在
罶不必曰但有牙齒存所堪骨髓乾也其言甚辯而
覈然不知嚮所稱皆興比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
為快不盡含蓄也語荒而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勸
樂而曰宛其死矣它人入室譏失儀而曰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怨讒而曰豺虎不受投之有畀若使出少
陵口不知用脩何如貶剥也且慎莫近前丞相嗔樂
府雅語用脩烏足知之
劉隨州五言長城如幽州白日寒語不可多得惜十
章以還便自雷同不耐撿
錢劉並稱故耳錢似不及劉錢意揚劉意沈錢調輕
劉調重如經寒不入宮中樹佳氣常浮仗外峯是錢

最得意句然上句秀而過巧下句寛而不稱劉結語
匹馬翩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何等風調家散
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自是壯語而于鱗不
録又所未解
李長吉師心故爾作怪亦有出人意表者然奇過則
凡老過則稚此君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韋左司平淡和雅為元和之冠至於擬古如無事此
離別不如今生死語使枚李諸公見之不作嘔邪此
不敢與文通同日宋人乃欲令之配陶陵謝豈知詩
者柳州刻削雖工去之稍遠近體卑凡尤不足道
韋左司今朝郡齋冷是唐選佳境
韓退之於詩本無所解宋人呼為大家直是勢利他
語子厚於風雅騷賦似得一班

退之海神廟碑猶有相如之意毛穎傳尚規子長之法子厚晉問頗得枚叔之情段太尉逸事差存孟堅之造下此益遠矣

子厚諸記尚未是西京是東京之潔峻有味者梓人傳柳之懿乎然大有可言相職居簡握要收功用賢在於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語結束有萬鈞之力可也乃更喋喋不已夫使引者蔑而無味發者冗而易厭奚其文奚其文

張爲稱白樂天廣大教化主用語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長極有冗易可厭者少年與元稹角靡逞博意在警策痛快晩更作知是語千篇一律詩道未成愼勿輕看最能易人心手

連昌宮詞以勝長恨非謂議論也連昌有風骨耳王

月明餓是病熱人囈語前則任華後者盧仝馬異皆乞兒唱長短急口歌博酒食者

唐人有佳句而不成篇者如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揚汝士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尉遲匡夜夜月為青塚鏡年年雪作黑山花每恨不見入集中楊用脩嘗為青塚黑山補一首終不能稱近顧氏編國雅乃稱為用脩得意語可笑

白香山初與元相齊名時稱元白元卒與劉賓客俱分司洛中遂稱劉白白極重劉雪裏高山頭早白海中僊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為有神助此不過學究之小有致者白又時時頌李頎渭水自清涇至濁周公大聖接輿狂欲摸擬之而不可得徐凝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

抵是惡境界白亦喜之何也風雅不復論矣張打油胡打鉸此老便是作俑

劉禹錫作詩欲入餳字而以六經無之乃已不知宋之問已用押韻矣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劉用字謹嚴乃尒然其荅樂天而有筆底心猶毒杯前膽不豩豩呼闞反此何謂也

款頭詩目連變破船衛子如厠失猫白日見鬼圖是詭語然亦詩之病

元輕白俗郊寒島瘦此是定論島詩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有何佳境而三年始得一吟淚流如并州及三月三十日二絕乃可耳又秋風吹渭水明月滿長安置之盛唐不復可別

昔人有言元和以後文士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

師歌行則學放於張籍詩句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
易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謂之元和體
絶句李益為勝韓翃次之權徳輿武元衡馬戴劉滄
五言皆鐵中錚錚者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真不
減柳呉興廻樂峯一章何必王龍標李供奉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用意工妙至此
可謂絶唱矣惜為前二句所累筋骨畢露令人厭憎
葡萄美酒一絶便是無瑕之璧盛唐地位不凡乃爾
○劉駕馬上續殘夢境頗佳下云馬嘶而復驚遂不
成語矣蘇子瞻用其語下云不知朝日昇亦未是至
復改為瘦馬兀殘夢愈墜惡道
杜詩善本勝者如把君詩過目作把君詩過日愁對
寒雲雪滿山作愁對寒雲白滿山關山同一照作關

山同一點娟娟戲蝶過閑幔作娟娟戲蝶過開幔曾
閃朱旗北斗閑作曾閃朱旗北斗殷祗縁貪病人須
棄作不知貪病闌何事握節漢臣迴作禿節漢臣回
新炊間黄粱作新炊聞黄粱又麗人行珠壓腰衱穩
稱身下有足下何所着紅蕖羅襪穿鐙銀皆泓渟有
妙趣

天闕象緯逼當如舊字作天闚閲咸失之穿鑿
王勃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杜荀鶴承恩不在貌
教妾若為容皆五言律也然去後四句作絶乃妙天
寶妓女唱高達夫開篋淚沾臆本長篇也刪作絶唱
白居易曾與情人橋上別一首乃六句詩也亦刪作
絶俱妙獨蘇氏欲去柳宗元遥看天際朱氏欲去謝
玄暉廣平聽方籍二語語所未解耳

王摩詰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劒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知高卧且加餐岑嘉州嬌歌急管雜青絲銀燭金尊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辭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遲寄聲報爾山翁道今日河南異昔時蘇子瞻我行日夜見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平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又轉黃茅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天蒼茫八句皆拗體也然自有唐宋之辨讀者當自得之

岑參李益詩語不多而結法撰意雷同者幾半始信少陵如韓淮陰多多益辨耳

謝茂秦謂許渾荊樹有花兄弟樂勝陸士衡三荊歡

同株此語大牘大牘陸是選體中常人語許是近倖
中小兒語豈可同日
宋近清集中雲隱寺一律見駱賓王集落花一歌見
劉希夷集所載老僧及害劉事余已有辨矣若究其
詞氣格調則靈隱自當屬宋落花故應歸劉
盧照鄰語如裊鬢似秋天駱賓王語如候月恒持滿
尋源屢鑿空絕似老杜
僧皎然著詩式跌宕格二品一曰越俗一曰駭俗內
駭俗引王梵志詩天公強生我生我復何為還你天
公我還我未生時此俗語所不肯道者何以駭為
杜紫微掊擊元白不減霜臺之筆至賦杜秋詩乃全
法其遺響何也其詠物如僊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
暗數聲來亦可觀

唐自貞元以後藩鎮富強兼所辟召能致通顯一時游客詞人往往挾其所能或行卷贄通或上章陳頌大者以希拔用小者以冀濡沫而干旄之吏多不能分別黑白隨意支應故剽竊雲擾諂諛泉涌取辦俄頃以為捷使事餖飣以為工至於貢舉本蒲詞場而牽壓俗格阿趨時好上第巍峩多是將相私人座主密舊甚乃津私禁臠自比優伶關節倖璫身為軍吏下第之後尚爾乞憐主司冀其復進是以性情之真境為名利之鉤逐詩道日卑寧非其故

人謂唐以詩取士故詩獨工非也凡省試詩類鮮佳者如錢起湘靈之詩億不得一李肱霓裳之製萬不得一律賦尤為可厭白樂天所載玄珠斬蛇幷韓柳集中存者不啻村學究語杜牧阿房雖乖大雅就厥

體中要自崢嶸擅場惜哉其亂數語議論益工面目益遠

樂府之所貴者事與情而已張籍善言情王建善徵事而境皆不佳

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可謂能怨矣宋人乃以繫雙羅襦步之若爾則所謂舒而悅悅兮毋使尨也吠可稱難犯之節乎哉

義山浪子薄有才藻遂工儷對宋人慕之號為西崑楊劉輩竭力馳騁僅爾窺藩許渾鄭谷厭厭有就泉下意渾差有思句故勝之

今人以賦作有韻之文為阿房赤壁累固耳然長卿子虛已極曼行卜居漁父實開其端又以俳偶之罪歸之三謝識者謂起自陸平原然毛詩已有之曰受

侮孔遘多閔不少

七言歌行長篇須讓盧駱性俗極於月蝕早冗極於津陽俱不足法也

薛徐州詩差勝蔡邕州其佻矜相類蔡之誚曰如何鬢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薛之誚孔明曰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二子功名不終亦略相等當是口業報

晩唐詩押二樓字如山雨欲來風滿樓長笛一聲人倚樓皆佳又湘潭雲盡暮烟出(時本皆作山)巴蜀雪消春水來大是妙境然讀之便知非長慶以前語

李義山錦瑟中二聯是麗語作適怨清和解甚通然不解則涉無謂旣解則意味都盡以此知詩之難也

○謝茂秦論詩五言絶以少陵日出籬東水作詩法

又宋人以遲日江山麗為法此皆學究教小兒誦嗄者若打起黃鸎兒莫教技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與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一法不惟語意之高妙而已其篇法圓緊中間增一字不得着一意不得起結極斬絕然中自紆緩無餘法而有餘味

王少伯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緩字與隨意照應是句眼甚佳

王子安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與于鱗黃鳥一聲酒一杯皆一法而各自有風致崔敏童二年又過一年春百歲曾無百歲人亦此法也調稍卑情稍濃敏童能向花前幾回醉十千沽酒莫辭貧與王翰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同一可憐

意也韓語爽緊重語緩其喚法亦兩反
賈島三月正當三十日與顧況野人自愛山中宿同
一法以拙起喚出巧意結語俱堪諷詠
靈武回天功推李郭椒香紀躍禍始田崔是則然矣
不知僖昭困蜀鳳時溫李許鄭輩得少陵太白一語
否有治世音有亂世音有亡國音故曰聲音之道與
政通也大力者為之故足挽回頽運沈幾者知之亦
堪高蹈遠引
宋詩如林和靖梅花詩一時傳誦暗香踈影景態雖
佳已落異境是許渾至語非開元大暦人語至霜禽
粉蝶直五尺童耳老杜云幸不折来傷歳暮若為看
去亂鄉愁風骨蒼然其次則李羣玉云玉鱗寂寂飛
斜月素手亭亭對夕陽大有神采是為梅花吐氣

詩格變自蘇黃固也黃意不滿蘇直欲凌其上然故不如蘇也何者愈巧愈拙愈新愈陳愈近愈遠歐陽公自言廬山高明妃曲李杜兩不能作余謂此非公言也果爾公是一夜郎王耳廬山高僅玉川之淺近者無論其他只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鷄太白率爾語公能道否耶二歌警句如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強自嗟尋常閨閤不足形容明妃也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論學繩尺公從何處削去之乎拾來

永叔不識佛理強闢佛不識書強評書不識詩自標譽能詩子瞻雖復墮落就彼趣中亦自一時雄快魯直不足小乘直是外道耳已墮傍生趣中南渡以後陸務觀頗近蘇氏而穠麗楊萬里劉改之俱弗如也

謝皐羽徽見魁楚鴻門行諸篇大有唐人之致
讀子瞻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讀子瞻詩見學矣
然似絶無才者
懶倦欲睡時誦子瞻小文及小詞亦覺神王
剽竊模擬詩之大病亦有神與境觸師心獨造偶合古語者如客從遠方来白楊多悲風春水船如天上坐不妨俱美定非竊也其次裒覽既富機鋒亦圓古語口吻間若不自覺如鮑明遠客行有苦樂但問客何行之於王仲宣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陶淵明鷄呼桑樹顛狗吠深巷中之於古樂府鷄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王摩詰白鷺黄鸝近世獻吉用脩亦時失之然尚可言又有全取古文小加裁剪如黄魯直宜州用白樂天諸絶句王半山山中十日雨雨晴門

始開坐看蒼茵色欲上人衣来後二語全用輞川已是下乘然猶彼我趣合未致足厭乃至割綴古語用文已涌痕跡究然如河分岡勢春入燒痕之類斯醜方極模擬之妙者分岐逞力窮勢盡態不唯敵手無之無跡方為得耳若陸機辨亡傳玄秋胡近日獻吉打鼓鳴鑼何處船語令人一見匿笑再見嘔噦皆不免為盜跖優孟所訾

唐人詩云海色晴看雨鍾聲夜聽潮至周以言則云海色晴看近鍾聲夜聽長唐僧詩云經来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至皇甫子循則云地是赤烏分教後僧同白馬賜經特雖以剽語得名然猶未見大決撒獨李太白有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句而黄魯直更之曰人家圍橘柚秋色老梧桐晁無咎極稱之何也余

謂中只改兩字而醜態畢具眞點金作鐵手耳
又有點金成鐵者少陵有句云非夜月同行陳無己
則云勤勤有月與同歸少陵云暗飛螢自照陳則曰
飛螢元失照少陵云文章千古事陳則云文章平日
事少陵云乾坤一腐儒陳則云乾坤着腐儒少陵云
寒花只暫香陳則云寒花只自香一覽可見
宋詩亦有單句不成詩者如王介甫青山捫虱坐黃
鳥挾書眠又黃魯直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
江山潘邠老滿城風雨近重陽雖境涉小佳大有可
議覽者當自得之
昔人謂崔塗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遠不及王維
孤客親僮僕固然然王語雖極簡切入選尚未崔語
雖覺支離近體差可要在自得之

談理而文質而不厭者匡衡談事而文俳而不厭者陸贄子瞻蓋慕贄而識未建者

文至於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曰斂華而實也至於五代而冗極矣歐蘇振之曰化腐而新也然歐蘇則有間焉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

楊劉之文靡而俗元之之文肯而弱永叔之文雅而則明允之文渾而勁子瞻之文爽而俊子固之文腴而滿介甫之文峭而潔子由之文暢而平于鱗云憚于脩辭理勝相掩誠然哉談理亦有優劣焉茂叔之簡俊子厚之沈深二程之明當紫陽其稍冗矣訓詁則無加焉

或謂紫陽齋居大勝拾遺感遇善乎用脩言之也曰請君白髮之卿歸乃與靚粧炫張之冶女角色羣哉

疑吒

○詩自正宗之外如昔人所稱廣大教化主者於長
慶得一人曰白樂天於元豊得一人焉曰蘇子瞻於
南渡後得一人曰陸務觀為其情事景物之悉備也
然蘇之與白塵矣陸之與蘇亦劫也
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易安此語雖涉議論是佳
境出宋人表用脩故峻其搯擊不無矯枉之過一
子瞻多用事實從老杜五言古排律中来魯直用生
拗句法或拙或巧從老杜歌行中来介甫用生重字
力於七言絶句及頷聯内亦從老杜律中來但所謂
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耳骨格既定宋詩亦不妨看
嚴滄浪論詩至欲如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
及其自運僅具聲響全乏才情何也七言律得一聯
云晴江木落時疑雨暗浦風多欲上潮然是許渾境

界又晴牆二字太巧稱不如別本作空江別浦差穩
嚴又云詩不必太切予初疑此言及讀子瞻詩如
詩人老去孟嘉醉酒各二聯方知嚴語之當又近一
老儒嘗詠道士歸一鶴者云赤壁橫江過青城被箭
歸使事非不極親切而味之殆如嚼蠟耳
元裕之好問有中州集皆金人詩也如宇文太學虛
中蔡丞相松年蔡太常珪党承旨懷英周常山昂趙
尚書秉文王內翰庭筠其大旨不出蘇黃之外要之
直於宋而傷淺質於元而少情
元詩人元右丞好問趙承旨孟頫姚學士燧劉學士
因馬中丞祖常范應奉德機楊員外仲弘虞學士集
揭應奉傒斯張句曲雨楊提舉廉夫而已趙稍清麗
而傷於淺虞頗健利劉多傖語而涉議論爲時所歸

廣夫本所長吉而才不稱以齒案新之遂成千里
元文人自數子外則有姚丞旨樞許祭酒衡吳學士
澄黃侍講溍柳國史貫吳山長萊危學士素然要而
言之曰無文可也

界又情瘖二字太巧獰不如別李作空江別浦差穩

言之曰無文可也

鑒高吉講湌柳國史貫吳山長老定學士言無要西

見文人自戴千外則有姚宜吉播許奈何謝吳學士

藝苑言五

高皇帝神武天授生目不知書既下集慶始厭馬上長歌短篇操筆輙韻有魏武樂府風制詞質古一洗駢偶之習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獨好歐陽氏之文以故楊文貞寵契非淺又喜王賢善汝玉詩 聖學最為淵博

宣宗天縱神敏長歌短章下筆即就每過南宮試輙自草程式文曰我不當會元及第耶而一時館閣諸公無兩司馬之才衡向之學不能將順蒲蔽良可歎也

勝國之季葉詩者道園以典麗為貴廉夫以奇崛見推迨於 明興虞氏多助大約立赤幟者二家而已才情之美无過季迪聲氣之雄次及伯溫當是皆孟

載景文子高葦宗為之羽翼而談者尚以元習短之
謂辭繊於宋所乏老蒼格不及唐僅窺季晩然是二
三君子工力深重風調諧美不得中行猶稱殆庶翩
翩乎一旹之選也楽代熙朝風不在下亦深思於宇
外擴流景於目前志匡則滔〻大篇尚裁則密〻數
語武陵人之不知有晋夜郎王之漢孰與大非虛語
也其後成弘之除頗有俊民稍見一班号為巨擘然
趣不及古中道便止捜不入深遇境随即就事分題
一唯拙速和章累押無患才多北地矯之信陽嗣起
昌穀上翼庭宗下毗敦古昉自建安華止於三謝
長歌取裁李杜近體定軌開元一掃炸季之風遂窺
正始之道天地再闢日月為朗詎不繊哉然而正變
雲擾剽擬雷同信陽之舍筏不免良箴北地之效顰

寧無私意以故嘉靖之季尚蒼者蘊風雲而成月露
存理者扶感遇而欲咏懷喜舉者敷藻於景龍畏深
者信情於元和亦自斐然不妨名世第感遇無文月
露無質景龍之境既狹元和之蹊大廣漫濕諸泒涸
為下流中與之仞則濟南為大矣今天下人握夜光
途遵上乘然不免邯鄲之步無復合浦之還則以深
造之力微自得之趣宜詩云有物有則又曰無斁無
臭昔人有步趍舉相國者以為形迹之外學之去之
彌遠又人學書日臨蘭亭一帖有規之者云此從门
而入必不成書道然則情景妙合風格自上不為古
役不墮蹊逕者最也随質成分随分成諸门户既立
彝宗可觀者次也或名為闰繼宗則盜斝外堪皮相
中乃膚立以此言家久必敗矣

文章之取達者則無過宋文憲濂楊文貞士奇李文正東陽王文成守仁宋厖材甚博持識頗當芟以敷腴朗暢為主而乏裁剪之功體流沿而不返詞枝蔓而不脩此其短也若乃機軸則自出耳楊尚法源出歐陽氏以簡澹和易為主而乏充拓之功至今貴之曰臺閣体李源出虞道園穠於楊而法不如簡於宋而學不足豈非天才固優惮於結撰故耶王資本超逸雖不能湛思而緣筆起趣殊自斐然脫立门户辞達為宗遂无可取其源宗出蘇氏耳烏傷王禕金華胡翰雜用歐曾蘇黄家語空於文憲而力勝之劉誠意用諸子蘇伯衡方喜古皆出眉山父子方才似高然少波瀾耳解大紳文宗勝詩頗自足發不知所裁胡廣大楊勉仁金幼孜黄宗豫曾子啓王行儉諸公

皆廬陵之羽翼也刘文安充而近丘文莊裁而俗楊
文懿該而凡彭文思達而易復有程克勤吳原博王
濟之謝鳴治諸君亦李流單也王稍知慕昌黎有體
要惜才短耳南城羅景鳴欲振之其源亦出昌黎務
扶奇奥窮变態意不能似也吳中祝允明始倣諸子
皆六朝才更辟浩不稱皆似是而非者然古文有機
矣何李之外始有康德涵康源出秦漢然麁率而不
工有質木者可取耳王子衡出諸子然拘碎而不暢
崔子鍾出左氏擅于柳氏才力綿浅而能以法勝之
精簡有次陸俊明出班史韓柳氏閒雅有法小窘變
態黄勉之出潘陸任庚整麗而不圓王允寧出史漢
善叙事工句而不枕篇法神采不流動高子業陳約
之出宋京雜史筆雅潔可喜氣乃不長江以達膚文

升袁永之亦是流派江豪而襍屠沽而冗袁雅而弱
鄭繼之出西京頌蒼老而短晉江出曾氏而太繁毗
陵出薀氏而微濃皆一旨射鵰手也晉江閎闊既古
步驟多贅能大而不能小所以遜曾氏也毗陵從偏
處起論從小処起法是以墮彼雲霧中
余嘗叙文評曰　國初之業潛溪為冠烏傷稱輔金
閣之体東里闡源長沙道流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歷
下極深新安見裁汪伯玉也理學之逃陽明造基晉江毗
陵捃六朝之華昌穀示委勉之汎瀾大要盡之矣
○七言律至何李始暢然曩時亦有一二佳者如高
季迪送沈左司函關月落聽雞度華嶽雲開立馬看
京師秋興伎同杜郭知應遙奉比東方愧已多梁寺
鍾來殘月落漢宮砧斷早鴻過送鄭都司賜復已分

無棣遠舞戈還見有笛来送行邉兵馳空壁三千幟
容宴高堂十萬銭兩塢松風吹壁鶴翎墮梅溪過雨
魚子生謝送煙欵沽百銭不易得忽送一壺殊可憐
梳頭仔鳥語窓下洗盞流水到门前梅花雪滿山中
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簾外鍾来初月上灯前笛
断忽霜飛不共人語猶獨笑忽疑君到正相思清明
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郭子章家在淮
南青桂老门臨潮水白蘋涂王忠文憶蒲山夕陽玄
度飛輪塔繞雨文通夢筆橋劉誠意侍宴萬里玉闌
傳露布九霄金闕絢雲旗又夜永星河低半對天清
猿鶴響空山宋濳溪送張翰林故娶紅錦裁雲朝真
鳳紫簫吹月夜梁鸞表海叟白燕月明漢水初無影
雪滿梁園尚未歸揚按察春草六朝回恨斜陽外南

平起影
湧起韻

浦新愁細雨中孫左司遊仙天與數書皆鳥近家傳
一劍是龍精董良史海屋過橋雲磬天台寺泊岸風
帆日夲舩楊訓文采石干山落日送樵笛萬里長風
吹容衣又江上小孤山照攸江左大別寒烟鎖漢陽
郭舟屋登大舉寺湖面欲浮及塔去山形如湧五舉
来涂遂郢中白雪无人和湖上青山有夢歸唐愚士
葡萄引蔓青緣屋苜蓿垂花紫菡畦顧觀送人重經
白下橋邊路頗憶玄都觀裏花又吳江鴻鴈一樣天
接水蒹葭八月露為霜張士行湖中觀月地與樓臺
相上下天隨星斗共沉浮又送人之安慶李豐米穀
上街賤日落魚蝦入市鮮浦張源送人雲邊路遠已
山色封裡河流漢水樣又衣上合寒吳苑雨馬頭秋
色晉陵山謝元功韓信城天日可朋歸漢志風雲猶

似下齊兵方行登秦住山採窮江海無第[illegible]歸到驪
山有刼灰鶯佑書事射帝何年隨李廣閒雞中夜舞
劉琨吳子愚遣與摩滓第籠三年艾濩落人間五石
瓠陳餘言秋夜佳人搗練杵如水壯士吹笳月滿城
顧文昰白鴈歸要夜調氷作柱玉閑晨度雪沾衣鮮
大紳挽篙詢先生山河百二歸真主泉石東南隱少
微黄菊花時高士醉青门瓜熟故侯歸胡壹白送人
之甘州馬援橐中無薏苡張騫槎上有葡萄高棟旌
旗半捲天河落阁阁平分曙色来王文安贈李將軍
夜斬單于氷上渡燒驅番馬雪中騎謝復古鶯聲盃
入新豐樹柳色遥分太液波具優白雪作花人面洛
青山如鳳馬頭前列松林花落處頻中酒海燕飛特
獅倚楼閣瑾山屋江燕宅巢来自熟岩花燕子結還

稀甘蓮東風门巷桃花落流水池塘燕子飛又錢塘
悵古秦關壁使星馳夕漢苑銅仙露泣秋王悦閣山
月漢壮征人齊倚絜城南思婦彿登楼曽祭維楊懷
古玉對聽殘猶有曲錦帆歸去已无家呉志淳燕来 来之誤
已覺社日近寒退始知春意深林子羽楼當太乙星
辰社對拂为陳雨露香又堤柳欲眠鶯嚶起宮花乍
落鳥御来刘欽謨一春空自閙啼鳥半夜誰来向守
宮陳思賢山雲映水搖秋色浦對含風送暁凉王帝
範軏客故去天涯双白髮夢田江上一青山朱流舟
暁幾椽茅屋生春色無数桃花燒野村牟倫别友天
上故人青眼在蜀中諸弟素書稀任原送舒从事還
海南朱雀日落天低梅銅柱雲寒雨過城陳景祺澄
蕭山灰石岩畫猿花偏好江樹春情酒自香許彬送

人陝西黃河九曲天邊落華嶽三峯馬上來郭登送
岳正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双淚倚門親谷宏經華
陰遠道鳴雁寒雨外雉宮草邑谷烟中又登岳陽中
流雨散君山出故國風多夢澤寒鑰續寄人歌鍾暗
度新豐柳游騎精驕上苑花僧来後寄洞庭人丹竪
泉蒼雲雍華橋林風掃石床花張光啓送人入蜀雲
深蜀魄守名語猿拜月冷傍容帝姚廣孝寄僧林封
蘿屋長疑雨泉響松岩半是風晏振之登楼青山遠
伐寒烟積芳草平洲夕照多史明古贈別華髮鏡中
看漸短故人天際信全稀黃梅雨少河流淺綠對陰
多日景徵時用章吳中野店嬰守双殿酒漁舟爭買
四腮鱸劉文安英宗挽詩天傾玉蓋旋從地日吳金
輪却復中沈啓南從軍出奴久自忘甥舅僕射今誰

托弟兄雲外淰滇滏勒渡月中刀斗受降城馬東田有感衰信已憑及鬢寄世緣聊作一秤看童軒九日黄菊酒香人病後白蘋風冷雁来時刘忠宣游西山幾処白雲前代事數村流水野人家呉文正游東園繁花落盡留紅藥新筍初生帯緑苔文太僕相思飡在青山外盡日行舟細雨中趙寛偶成槁木嗒然聊隠几飛蓬橒盡不勝簪秦廷韶和人羅雀已空廷尉宅沐猴誰製楚人冠石熊峯早朝烟霧著衣如過雨御溝採月欲生潮單勾如張南安六朝遺恨繞青山部工部半江帆影落樽前此等語入弘正間不復可卞条之貞元長慶亦無愧色

五言律清雅如浮雲看富貴流水落鬢肩已故仍似客投老漸如僧老来諸事廢斂去此身全往事愁人

问廬名畏容稱兩花知佛境流水識禅心凉風動涑
开明月在高楼聖代身全老秋天景已悲霜林収橘
柚風磴坐莓苔分符来五馬如練照双蓮一燈今夜
兩千里故人心對従京口嘶山到海门稀野蚕成繭
盡江燕引雛田乱山黄葉寺孤棹白蘋洲帝鳥醒人
夢流泉浄容心身世双蓬鬢似名一釣竿古路無行
客閑门有白雲聴雨愁如海懐人夜似年已知如意
手不逐苦吟人臥雲歌酒徳對雨著茶経野岸随流
曲山门隠對滌雲烟謝家賢松栢禹陵祠蘚乱疎狂
客長貧少宦居酒盡尋僧舎書来问客船泉拌溪碓
息山色野墻低鳥青呼作使鶴白養成群着人児女
大為客歳年長月従今夜満人在異郷着切成百戦
后老去一身輕郷涙着花落愁腸從酒寛落日在高

對凉風生客衣夜月柯亭市凉風鏡水波雲氣千峯
暝秋拜一院凉蕉况頻看月鄉心狮聽潮狮醒愁對
雨多病怕逢春風塵仍作客寒暑易成翁鴈宿芦中
月人故草除烟種黍都爲湮誅茅小作庵海潤冠天
見近山空得月多新雲京口對残月廣陵鐘白日義
皇世青山待皓心風塵重作客寒暑易成翁鳥銜
舩過寒波背郭流一灯今夜雨千里故人心草芳蕪
雨歇虫響入秋多壯麗如水吞三楚白山接九疑青
故国秋雲大江春水深風旗春獵野雪帳夜收兵王
者應無敵胡塵不敢飛旧射双雕落新乗五馬行中
郎長戰衛丞相小車来千山縣落日一騎出孤城新
成賜將第更築侯神金河山千古在登眺幾人同馬
嘶秋草闊離淚合雲平北登南極盡波撼壯溟回山

色元来蜀江群直到吳千林喧容杵一嶂起茶煙入
雲蒼岸健坐浪白鷗閒山雨虫蛇出江天䗖蝀懸天
地兵群合開河秋色来地吞南極畫汝撼坤溟迥建
鳳黄金榜疏龍白玉除
起句五言如春色醉已陵闌干落洞庭江東風日晴
把湮送君行全家难故鄉萬里謫窮荒別路繞珠林
秋来落葉滌滌落日散朱樓江雲暝不流烟霧散春晴
乱鴉滌処鳴斜日在松杉千崖暝色酣長嘯拂吳鈎
南面憎壮游聖恩寬逕容不遣過輪盈不寐月當户
起行風満天今夕為何夕他鄉説故鄉长樂鐘聲動
平津水色閒別难知不遠情至亦潸然凉風起江海
萬對盡秋群青山行不盡滌對見僧房東源山色好
聞説似終南我住湖西寺君飲湖上山別涙不可忘

杯行到手空七言如故人已乘赤龍去君佈羊裘衲
月明八月十五夜何其鵝湖漾舟人未敵今秊南国
天氣暖十月赤城桃有花日谷山風吹女蘿故人舟
揖之如何皆元阪芝蔓草生廣陽宮廢故城平牛流
磯頭烟水生䖍肴亭下大江横
七言結句如流湘一帶皆秋草欲採芙蓉奈晚何見
説蘭亭依旧在祇今王謝少風流天邊楊柳維無數
短菜長條非故园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
飛前朝冠蓋皆黄土翁仲凄凉石馬嘶知尓西行定
回首如今江左是長安近来聞説有竒事買䓁修琴
曾到城茶䔰鱸奥故去晩刺桐花外月加鈎瑣總佈
對東風對歳〻花開他自春俱有意來
吾所以録此者謂溪笔澗並亦可飳飣客席耳非差

二李輩之為三鸛八莚也又具全章亦未盡稱故聊
摘之耳
楊孟載有一起一聯甚足致情而不及之者判醉望
愁醒愁因醉轉增是詞中菩薩蠻調語尚短柳如新
折後已殘花似未開時是浣溪沙調語放此
楊惠休謝混沈約鍾嶸張説劉次荘張芸叟鄭厚敖
陶孫松雪齋於詩人俱有許擬大約因袁昂許書之
論而模放之耳其宋人自相標榜不足準則吾獨愛
湯惠休所云初日芙蕖沈約云弾丸脱手鍾嶸云宛
轉清便如流風白雪點綴映媚如落花在草其次則
張芸叟云春眠乍成醱醅初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
鄭厚云姝蓋草根春鶯柳陰不必盡富而語頗造微
松雪齋不知為何人大似不知詩者

敖陶孫許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徽音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落杜牧之如銅丸走阪駿馬注陂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事々言々皆着實元微之如龜年說天宝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琱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刘安鷄犬遺響白雲覈其故存恍無定処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劍臥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醻獻秩如時有詼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晩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

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璉正可施之宗廟荊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絕險為功山谷如陶弘景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陳后山如九皋獨唳深林孤芳沖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語覺褒焉而評似穩妥唯少為宋人曲筆耳故全錄之

余於　國朝前輩名家亦偶窺一斑聊付於此以當鼓腹

詩

戟

高季迪如射鵰胡兒伉健急利往〻命中又如燕姬靚粧巧笑便辟劉伯溫如劉宋好武諸王事力既稱服藝華整見王謝衣冠子弟不免低眉袁可潛如師手鳴琴流利有情高山尚遠劉子高如雨中素馨雖復嫣然不作寒梅先對風骨楊孟載如西湖柳枝綽約近人情至之語風雅掃地汪朝宗如胡笳羌管雖非太常樂琅〻有致徐幼文張來儀如鄉士女有質有情而乏体度孫伯融如新就衔馬步驟未熟旹見輕快孫仲衍如豪富兒入少年場輕脫自好浦長源林子羽如小乘法中作論師生天則可成佛甚遙顧大紳如河朔大俠鬚髯戟張與之周旋酒肉傖父揚東里如流水平橋粗成小致曾子啓如封節度募兵求征鮮舉襍出精騎殊少湯公讓劉原濟如淮陰少

年斗健作敢人狀劉欽如漢村女簪花穠艷着淡正
得谷半夏正夫如鄉畬夫衣縞見達官雖復整飾將
露本態李西涯如陂塘秋潦汪洋淡泡而易見底裡
謝方石如鄉里社塾師日作小兒號嗄吳匏菴如學
究出人雖復間雅不脫酸習沈啓南如老農老圃無
非宗際但多俚辭陳公甫如學禪家偶得一自然語
謂為遊戲三昧莊公陽佳處不必言惡處如村巫降
神里充罵坐陸詩儀如吃人作雅語多在咽喉間張
亨父如作勞人唱歌滔滔中俗子耳張靜之如小禅
急流一瞬而過无復雅觀楊文襄如老弋陽伎發候
甚便而多鼻音不復見調桑民懌如洛陽博徒家无
擔石一擲百萬林待用如太湖中頑石非不具徽致
無乃癡重何喬新大如漢官出臨遠郡亦自粗具威

儀阮帝哲如肯貫人張肆頗有踪玩位置總襍不堪
蔡九逵如灌莽中蕃織汀際小鳥時復婿然一覽而
已王敬夫如漢武求仙欲根正染時復遇之終非實
境石小保如披沙陶金時〻見瑤文徵仲如仕女淡
粧維摩坐語又如小閣踈窗位置都雅而眼境易窮
康德涵如靖康中宰相非不處貴恇擾麄率無大處
分寧子（雲）如白熾糖肴似甘美不堪咀嚼王欽佩如小
女兒帶花學作軟麤唐虞佐如苦行頭陀終少玄解
王子衡如外國人投唐武將坐禪威儀解悟中不足
露抗浪本色熊士選如寒蟬乍鳴踈林早秋非不清
楚恨之沁致張琦如夜蛙鳴露自極群致然不脫於
泥中唐伯虎如乞兒唱蓮花落其少時亦復玉樓金
埒邊庭宗如洛陽名園處〻綺卉不必盈箱姚魏又

如五陵裘馬千金少年顧華玉如春原畫花芝靡不少
劉元瑞如閩人強作齊語多不下朱升之如桓宣武
似劉司空無所不恨餒近夫如越兵縱横江淮間終
不成霸王新建如長爪梵志説法中錚ゝ動人陸子
淵如入貴官作文語雅步雖自有餘未脫本來面目
鄭繼之如冰凌石骨質輕不舉又如天寶父老談喪
亂事皆宗除特ゝ感慨孟望之如貧措大置酒寒酸
落泊然不至腥羶黃勉之如假山池雖有華整大貴
人力高子業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
自青又如衛洗馬言愁憔悴婉篤令人心折薛君采
如宋人葉玉發棄天巧又如倩女臨池疎花獨笑胡
孝思如驕兒郎愛吳音與到即謳不必合板馬仲房
如程衛尉屯軍宮禁候精嚴甲仗雄整而士乏樂用

之氣豐道生如沙苑馬駑駘相半恣情馳騁中多敗
蹶王舜夫如敗鐵網取珊瑚用力堅深淂寶自少孫
太初如雪夜偏師間道入蔡又如鳴蜩伏蜩群振月
露体滯泥壞施子羽如寒鴉數點流水孤村惜其景
物蕭條迫悅意盡王履吉如鄉少年久游都會風流
詳雅而不盡脫本來面目又似揚州大宴雖鮭珍水
佳而時有宿味常明卿如沙苑兒駒驕嘶自賞未諳
步驟張文隱如篆鑄彝燦爛驚人終乏古雅王稚欽
如良馬走坂美女舞竿五言尤自長減陳約之如青
樓少女月下坐篌初取閑適終成淒楚又如過雨殘
荷雖角衰落嫣然有態楊用脩如暴富兒郎銅山金
将不曉喫飯着衣李子中如刀家奴輝煌車馬施設
金帛原非己物廖鳴吾如新決渠浮楚濁泥一濟皆

下皇甫子安如玉盤露屑清雅絶人惜輕纖短幅不
堪裁剪袁永之如王謝門中貴子弟動止可觀黄才
伯如紫瑛石大似鞣鞨悦李不無可恨周以言如中
智范蜀雞之根具不至出小乘語迤乎然如小邑民
築室器物俱完張以言如甘州石斗邑澤似玉膚理
粗漫胡承之如病措大習白猿公術採舞如度擊刺
未堪華子潜如盤石洙林清溪短棹雖在秋冬之際
不廢颯橘張孟獨如罵陣兵嗔目宣袖果勢仕往張
愈光如拙匠琢山骨斧鑿完然又如束銅錮腹尚中
外道湯子重如鄉三老入城威仪拳々終乏舉態始
傳如舟如言法華作風話凡多聖少喬景然如清泉
放溜新月挂對然此景殊少不耐從覌蔡子木如驕
女織流黄不知條理強自斐然王思道如鶩弋宿鳥

織

樸剌道迅殊愧出間之状許伯誠如貫胡子作狎游
隨事揮散無論中節陳羽伯如東市倡慕青樓價傲傳
粉澤强工顰笑王允寧如馬脹子陳師自作奇正不
浔兵法又如項王慪〻未了忽發喑嗚徐呂殺如白
雲自流山泉冷然殘雪在地掩抶新月又如飛仚天
人偶遊下界不染塵俗何仵默如朝霞點水芙蕖誠
風又如西施毛嬙母論才藝却扇一顧粉黛無色李
献吉如金鳷擘天神龍戲海又如韓信用兵衆寡如
意排蕩莫測李于鱗如峨眉積雪閬風蒸霞高華氣
色罕見其匹又如大商舶明珠異宝貴堪敵國下者
亦是木難火齊宗子相如渥洼神駒日可千里未免
蠶決之累又如拳山道士語〻烟霞非人間事梁公
宗如緑野山池繁雅句適又如漢司隷衣冠令人驚

羨但非全盛儀物吳皎伯如子陽在蜀亦具威儀又如初地人見拜聞則入大乘則遠馮故行如函州馬行容雖見伉儷殊乏都雅馮汝言如晉人許會稽王有遠体而無遠神張茂參如蔦傖度江揖讓簡略故是中原門第盧少卿如翩翩濁世佳公子輕俊自肆朱子价如高坐道人衩衣躡屐忽發胡語陳鳴埜如子玉兵過三百乘則敗彭孔嘉如光祿宴使臣餖飣詳整而中多宿物徐汝思如初調鷹見擊鷙故難獲鮮黃淳父如北里名姬作涯紀才色既自可觀時出俊語為客所賞謝茂秦如太官舊庖為小邑設宴雖事饌非奇而餖飣不苟魏順甫如黃梅坐人談上乘縱未透汗不失門宗文

宋景濂如酒池肉林直是豐饒而寡芍藥之和王子充胡仲申[illegible]公如官厨内醞差有風法而不堪清絶劉伯温如叢金少年入說社便流利譬小口兒才高李迪如柏張穠幢急迅疾眼蘇伯衡如十室之邑粗有街市而乏委曲方希直如奔流滔々一瀉千里而瀠洄洸瀁之状頗少解大紳如通夾快馬急速而少步驟楊士奇如措大作官人雅步徐言詳和中時露寒儉又如新廷尉牘有法而簡丘仲深如太倉粟陳陳相因不甚可食李賓之如開法講師上堂敷腴可聽而宗寡情義陸鼎儀如何敬容好精潔夏月熨衣焦背程克勤如借面吊喪緩步蔽眼動止舉々而乏至情吳原博如茅舍竹籬粗堪坐起別無偉麗之觀王濟之如長武成五千兵閑整堪戰而傷於寡羅景鳴

如藥鑄呉錐古色驚人原非三代之器桑民懌如杜
甫夷歌亦自尚眼充耳揚若讀如夜郎王小具君臣
不知漢大羅燅正如姜斌道士升講壇語不雄渋而
玄趣自少倲公甫如坐禪僧聖諦一語東塗西抹亦
自動人祝希哲如吃人氣迫期々艾々又如拙工製
錦絲理多很王伯安如食哀家梨吻咽快爽不可言
又如飛瀑布岩一瀉千尺無洄湧沉寘之致崔子鐘
如古法錦文理黯然雅色可愛惜窘邉幅湛源明如
乞食道人記經唄數語法门唱誦李獻吉如樽燅錦
綺天下壞弦而不與追蝕絲理之病何仲默如雉暈
五采飛不百步而能𤋮人目精徐昌穀如風流少年
顧景自愛鄭繼之如孔壯海言事志大才短王子衡
如絲竿莼牛掭貴能負而不撓歩驟康德涵如斬拜人

昌覺裳敵序格高音旱王敎夫如狐禅鹿公亦自縱
横高子業如玉盤露眉故足清貴如寒淡何夏文慈
如登小丘展足見牟野然是流議耳王稚欽[illegible]書牘
如麗人詐情他文則改竄為僕呼驢作衛江景昭如
入鴻臚館鳥語侏儺一字不曉廖鳴吾如唇沽小肆
強作富人紛紜殊增厭賤郭价夫如鄉老叙事粗見
豐、豐道生如骨董肆真贗襍陳時亦見宝而不堪
儀詐李彝臣如盆池中金魚改使足戲江湖空濶便
自渉然陳約之如小徑落花衰悴之中微有姿艶黄
德兆如山猴強作漢語不免鴂舌黄勉之如新安大
商錢帛米穀金銀俱足狮法書名畫不真陸汝明如
捉麈尾人從容對談名理不乏江于順如試風雛鷹
矯健自肆衰永之如王武擇（子）有才兵家兒命相不辱

亡仲木如夢中囈語不休偶然而止馬伯循如河朔
餐羊駱漢羶肥蓬鼻顏脽喬如暴顯措大不堪造作
楊用脩如繒綵作花無種種生氣唐文升如小家子
充烏衣諸郎終不甚似王允寧如下邑工琢玉器非
不奇貴痕跡宛然又如王子師學華相國在形迹間
所以愈遠羅達夫如講師參禪兩處着脚俱不堪高
坐王道思如金市中甲第堂構華煥巻空宛轉第匠
師手不讀木經中多可憾許伯誠如通津郵貲用本
少供億不虛辭若采如爵白蠟杖青蘆不勝淡弱朱
子价如小兒吹蘆笙得一二韻似欲隸太常喬景叔
如江東秀才文弱都雅而氣不壯吳峻伯如佛門中講
師雖多而不識本面目歸熙甫如秋潦在地有時汪
洋不則一瀉而已盧少楩如春水横流滔蕩縱送而

少啟宿梁公宗如貧士好古覺非不得一二醒眼者
改苦難繇耳宗子相如駿馬多瀝又如妙音鮮人止
解唱渭城一曲日日在耳李于鱗如商彝周鼎海外
瓌宝身非三代人與汲斯胡可重不可議

疑揺

藝苑卮言六

高帝嘗謂宋濂浙東人才惟所與王禕耳才思之雄卿不如禕學問之博禕不如卿又嘗與劉誠意論文誠意謂宋濂第一其次臣不敢多讓又其次張孟兼孟兼性剛愎好出人上為按察副使上冢歸邑令謁之不為禮　帝聞之不善也又與布政使吳印爭帝大怒摘搖之幾絕乃賜死

當是旹詩名家者無過劉誠意伯溫高大史季迪袁侍御可師劉以籌策佐命為讒雖所間　主恩幾不終又中胡惟庸之毒以死高太史辭遷命故教授諸生以草魏守觀上梁文胥斬袁可師為御史以觧懿文太子忤旨為偽風癲備極艱苦數年而后得老死文若家者無過宋學士景濂王待制子充景濂致

仕後以孫慎詿誤一子一孫大辟流竄蜀道而死子
充出使雲南為元孽所殺歸骨無地嗚呼士生于斯
亦不幸哉

劉誠意伯温與夏煜孫炎輩皆以豪詩酒得名一日
泛西湖望建業五色雲起諸君謂為慶雲擬賦詩劉
獨引大白慷慨曰此王氣也後十年有英主出吾當
輔之衆皆掩耳尋
高皇帝下金陵劉建帷幄之勳為上佐開茅土其言
若契

吾崑山顧瑛無錫倪元鎮俱以猗卓之貲更挾才藻
風流豪賞為東南之冠而楊廉夫寔主斯盟倪繪事
尤稱絶倫 高皇帝徵廉夫憐元史欲官之廉夫作
老客婦謡示不屈乃放之故時危素太僕為弘文館

疑僕

學士方賁重　上一日聞僕拜問爲誰太僕率然曰
老臣范素上不懌曰吾以為文天祥耶謫佃臨濠死
人以定楊范之僕方倪顧各散家財顧仍盡其像題
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少年豪
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至今人傳之夫以顧倪之富
與廉夫之豪縱而若此其於固請節可謂異軌同操
○當勝國時法網寬人不必仕宦浙中每歲有詩社
聘一二名宿如廉夫輩主之刻其尤者為式饒介之
仕偽吳求諸彦作醉樵歌以張仲簡第一季迪次之
贈仲簡黃金十兩季迪白金三斤後承平久張洪脩
撰每為人作一文僅得五百錢
解大紳十八歲鄉試第一以進士為中書庶吉士
上試詩稱旨賜鞍馬筆札而縉率易無所讓嘗入兵

部素皁人不得郎之尚書所慢罵尚書以聞上不責
也曰縉選當奮耶答以御史即除御史久之事　文
皇帝入內閣詞筆敏捷為一時冠而意氣疎闊又性
剛多忤上聞之亦不善也出參議廣西日與王檢討
偁探奇山水自適上書請鑿章江水便來往上大怒
徵下獄三載命獄吏沃以燒酒埋雪中死
曾學士子啓上嘗召試天馬歌援筆立就佳之賜
宝帶又因醉遺火延燒民居　上弗罪也後病卒且
氣絶字酒飲至醉題曰宮詹非小六十非夭我以為
多人以為少易簀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
丘
景泰十稱詩豪者十才子而劉溥湯胤績為之首劉
太醫吏目湯舍將也湯尤詭誕每稱杜陵無好句然

與刘論詩伏不出一語刘欽謨載其事及溥白鵲詩
甚詳成化中邸畧有詩名者無過於刘昌欽謨夏寅
正夫欽謨無題與正夫廣州懐古詩懷麓堂詩話云
載之然俱平平耳他作愈不稱
桒民懌家貧无所蓄書従肆中鬻得讀過輙焚弃之
敢為大言不自量時銓次古人以孟軻自况原迁而
下弗論也而史非傳韓愈氏曰此小児芳嗄何傳向
翰林文今為誰曰盧無人焉天下亦唯悦其次祝允
明又次羅玘悦馨椎而補博士第子部使者按木刪
下邑悦前謁之書刺江南才人桒悦博士第子業不
嘗刺又厚自誉使者大駭已问知悦素逝之延校書
而預刋落以試悦校至不屬即索筆請書之誤使者
大悦服折節交悦矣十九舉鄉試再試礼部奇其文

至閔道沆論則夫曰子傳之我縮舌口得非江南棄生耶大狂士亦不取持丘濬為尚書慕悅名召今具賓主己出己文令觀給曰某先輩誤悅心知之曰公謂悅為逐臧也耶奈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生試更為之歸譔以奏濬稱善已令進他文濬未嘗不稱善也悅名在乙榜請謝不為官俟後試而時竟以悅狂抑不許調邑博士悅為博士踰歲而按察視學者別丘濬濬曰吾故人素悅韋無以屬吏視也按察既行部抵邑不見悅顧問長吏悅今安在豈有恙乎長吏素恨悅皆曰無恙自負不肯迎耳乃使吏往召之悅曰建宵旦雨溪傳舍圮寄妻子亡賬何候吾按察久不待吏兩吏促之悅益怒曰若真無耳者即按察力能屈博士耳屈素先生耶為吾期三日先生來不

三日不来矣按察欲逐以悅掾曆不果三日悅詣按
察長揖立不跪按察厲聲曰傳士分不當得跪耶悅
前曰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明公貴。逾大將軍而
長對因無賢於悅奈何以面突相怒寥廓天下士哉
悅今去天下自謂明公不容悅胥解身因悅帽徑出
按察度止已下乃留之他日當選兩傳士自隨悅在選
所故事傳士侍左右立竟日悅請曰犬馬齒長不能
以筋力為禮亦不能久任立願假借且使得坐即移
所便坐御史聞悅名數召問謂曰匡說詩人解頤子
有是乎曰悅所談玄妙何匡尋敢望即尋在亦解頤
公章賜清燕畢頃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講少休沆
除職悅而絕之旅節史不能禁令出尋復薦之遷長
沙悸再調柳州悅宗悉州蒸蔗不欲往人問之輒曰

宗元小生擅此州若久吾一朝往掩奪其上不安耳
為柳州歲餘父喪歸服除遂不起居家益任誕禍亦
埜製往來郡邑間
楊君謙為儀部主事與郎中不相得因謝病歸久之
病良已起復除原官循吉多病而好讀書最不喜人
間酬應嘗閉卷至得意因起踔掉不休人遂相目呼
顛主事云復官猶月耳乞病告吏部以格不可曰郎
病已復病耶安得告而尹為者致仕耳循吉恚曰吾
難致仕何即自劾罷時年三十餘既以歸益亡復向
外事而陰疏益詭恠宜合出敝冠服羸輿馬故以起
人易而更侮之又好緣文章語中傷人正德末循吉
老且貧嘗識伶臧賢為　上所幸愛上一日問誰為
善詞者與偕來賢頓首曰故主事楊循吉吳人也善

詞上。為詔輒起循吉郡邑守令心知故強前為循吉
治裝見循吉冠武人冠躰韐戎錦之狀之又棄勢語
多侵守令已見上畢上每有所幸燕令循吉應制
為新辭咸稱旨受賞賜賞之異伶伍[illegible]又不授循吉
官與秩間謂曰若個樂能為伶長乎循吉愧悔汗洽
首謀於賢乃以他語恳　上放故ゝ益不自懌諸族
進少年非薄之ゝ禮問者而其文亦漸落不復進卒
窮老以死所著奚囊襍纂未成書
祝希哲生而右手指枝自號枝指生為人好酒色六
博不循行檢嘗傅粉黛從優伶酒間度新辭俠少年
好慕之多齎金游允明甚洽恐鄉薦從春官試下第
是時海內漸熟允明名索其文及書者接踵或輦金
幣至門允明輒以疾辭不見然允明多醉伎館中掩

之雜累帋可得而家故給而不問僮奴作業又指業蓄古法書名籍售者或故昂直欺之弗等至或留客計無所出湮窘甚以所蓄易置得初直什一二耳當其窘旹黠者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輙與已小饒更自貴也嘗遺累帋甚義欲市之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曰昨蒼頭言始識不市而忘覈之遂何益後拜廣中邑令歸所請受槖中裝可千金歸日張酒呼故狎遊宴歌呼為壽不兩年都盡矣允明好負逋責出則群萃而歌誶者至接踵竟不顧去

唐伯虎與里中生張夢晉善張才大不及唐而放誕過之恒日日休小豎子耳向能猾醉士我獨不耶一日游虎丘會數賈飲山上亭且詠雪曰與養物扶不過弄杯酒問具何當論詩我且戲之事更衣為丐者上

丐貫食已前請曰謬勞諸君食無以報雖不能句而以狗尾續奈何貫大笑漫爲譯中書試之如響貫不測始令賡張復丐酒連飛大白下數揮毫頃而成百首不謝竟去易維藿陰下貫陰使人司之無見也大駭以爲神仙云張度貫達則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狀殊絶伯虎舉鄉試第一坐事免家以好酒益落有妒婦婦亦去之以故愈自弃不得嘗作答文徵明書及桃花菴歌見者靡不酸鼻也

文徵中太史有戒不爲人作詩文書畫者三一諸王國一中貴人一外夷生平不近女色不干謁公府不通宰執書誠吾吳傑出者也吾少年時不經事意輕其詩文雖與酬酢而甚鹵莽年來從其次孫請爲作傳亦已稍懺悔文耳

張沙公少為詩有聲既淂大位愈自喜携拔少年輕儁者一時争慕歸之雖模楷不足而鼓舞收賴長沙之於何李也其陳涉之啓漢高乎

獻吉才氣高雄風骨遒利天授既奇師法復古手闢草昧為一代詞人之冠要具所諳亦可畧陳騷賦上擬屈宋下及六朝根委有餘精思未極擬樂府自魏而後有適真者貼不如自運滔滔蕩蕩遜休建安以至李杜元所不有第於謝監未暹初日芙蓉羞作顏元祿耳七言歌行縱横如意開闔有法最為合作五言律及五七言絕[illegible]時詣妙境七言雄渾豪麗深於少陵抵掌捧心不能厭服衆志酷文效左氏司馬敘事則奇持論則短間出應酬頗傷率易

仲默才秀於李氏而不能如其大大義取師心功期

舍筏以故有弱調而无累句詩體翩〻俱在鷹行傾
華玉稱其吮噬殊隊人倫之雋騷賦啓發擬六朝者
頗佳池文促薄似未稱是
昌穀少即擒詞文匠齊梁詩沿晩季迨舉進士見獻
吉始大悔改其樂府選体歌行絶句咀六朝之精肯
採唐初之妙則天才高朗英〻獨照律体微弁整栗
亦是浩然太白之遺也騷誄頌剳死甫潘陸惜微短
耳今中原豪傑師尊獻吉後俊閒敏眼膺何生三昊
輕俊復爲昌穀左袒摘瑕攻纇以模剽病李不知李
才大固苞何孕徐不掩瑜也李所不足者刪之則精
二子所不足者加我數年亦未至矣
徐昌穀有六朝之才°而無其學楊用脩有六朝之學而
非其才薛君采才不如徐學不如楊而小撮其短又

事〻不如何李樂府五言古可得伯仲耳
昌穀之於詩也黄鵠之于鳥猨猱之於石松柱之於
木也高林翳空谷之蕙蘭崇庭之鐘鼎彝也高李迪
之流暢邊庭實之閒麗鄭繼之〻雄健王子衡之宏
大孫太初之奇拔顧華玉之和適李寳之〻通爽馬
(仲)房之華整皆其次也可謂能兼而不足薛君采俞仲
蔚之於五言古王稚欽吳明卿之於五言律又明卿
子與之於七言律高子業之五(佐)言古近体各極妙境
可謂專至而有餘
李文正爲古樂府一丈斷耳十不能得一黄才伯薛
不備法顧華玉邊庭實劉伯溫法不勝辭此叫人者
十不能得三王子衡善自貴勝十不能得四徐昌穀
雖不得門源推委而風調高秀十不能得五何李乃

饒本色然特丶已調襍之十不能得七于鱗字字合
矣然可謂十不失一亦不能八得
何仲默與李獻吉交誼良厚李為逆瑾所惡仲默上
書李長沙相救之又晝策令康修撰居間乃免以后
論文相掊擊遂致小間蓋何既出名遠撫李李漸不
能平爾何病革屬後事謂墓文必出李手特張以言
孟望之在側私曰何君沒恐不能得李文李文恐不
得何意吾曹與戴仲鶡樊少南共成之可也今望之
銘亦寥落不甚稱

李獻吉為戶部郎以上書極論壽寧侯事下獄賴
上恩得免一夕醉遇侯於大市街罵其生事害人以
鞭梢擊墮其齒侯恚極欲陳其事為前疏未久隱忍
而止獻吉後有詩云半醉唾罵文成侯蓋指此事也

李献吉既以直節忤時起憲江西名重天下俞中丞諫督兵平寇用二廣例抑諸司長跪李獨植立俞怪问之下何官耶李徐答公奉　天子詔督諸軍吾奉　天子詔督諸生竟出後與御史有隙即率諸生手銀鐺欲鎖御史御史杜门不敢應坐搆蔑名益重方岳部使過汴必過李年位既不甚高見則據正坐使客侍坐徙徙不堪乃起寧藩之獄陷李幾死林尚書待用力救得免自是不復振

何仲默謂獻吉振大雅超百世書薄子雲賦追屈原王子衡云孰符於雅謨游精於漢魏以雄渾為室奥以藴籍為神樞思入玄而調寡和如鳳矯龍變人罔不知其為祥亦罔不駭其異黄勉之云與起學士挽回古文五色錯以彪章八音和而悅義如玄造包孕

品物海渤匯夫汲流又云江西以后愈妙而化如玄
造範物鴻鈞播氣種〻殊别新〻無已其推尊之可
謂至矣然王敬夫薛君采各有漫興詩王詠何云若
使老夫須下拜便教獻吉也低頭薛云俊逸終憐何
大復粗豪不解李空同則似有不盡然者及觀何之
駁李詩有云詩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難空同丙寅
間詩為合江西以後詩為難試取丙寅作叩其音尚
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辭
反常色黯淡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搖鞞鐸耳李之駁
何則曰如搏沙弄泥散而[illegible][illegible]以試[illegible][illegible]把持文又
無針線又云如伸默神女賦帝京篇南游日壯上年
四句接用古有此法手蓋彼知神情會處下筆成章
為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勢如搏巨蛇駕風螭步驟

雖奇不足訓也君詩結語太出易七言律與絕句等
更不成篇亦眞音節百年萬里何其層見疊出也七
言若剪得上二字言何必七也二子之言雖千居戈
矛而切等藥石特何謂李江西以后為雅與勉之言
背馳此未識李耳李自有二病曰模倣多則牽合而
傷迹結構易則膚從而弗工
獻吉之於文復古功大矣所以不能厭服衆志者何
居一曰採擬易二曰下語襍易則沉思者病之襍則
顓古者卑之
獻吉文如譜傳于肅愍康長公碑封事數章佳耳其
他多浮衾而遠行序尤率意可厭殷少傑正甫為于
鱗誌銘云能不為獻吉也者乃能為獻吉者乎唯于
鱗自云亦然

歌行之有獻吉也其猶龍乎仲默于鱗其猶鳳乎夫鳳質而龍變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賦至何李差足吐氣然亦未足當家近見盧次楩繁麗濃至是伊門第一手也惜應酬為累未盡陶洗之力耳余與李于鱗言是盧一富賈胡群賢悉聚所之陶朱公通融出入之妙李大咲以為知言然李材高不肎作賦不知何也俞仲蔚小乃是得佳者其為誄晉辭殊古

余於同年嘗袁生處見獻吉與其父永之僉憲書極言其內弟左國璣猜忌之狀未有云此人尚爾何況邊李耶邊蓋尚書庭宗與獻吉素稱國士交者又獻吉晚為其甥曹嘉所厄良苦豈文士結例習不免中人忌耶

仲默別集亦不能佳惟空同集是敏吉自選然亦多駁雜可删者余見李嵩憲長稱其黄河水繞漢宮墻河上秋風鴈幾行客子過壕追野馬將軍韜箭射天狼黄塵古渡迷飛輓白月横空冷戟鋩聞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誰是郭汾陽一首李聞先少卿誦其送詩凡十餘首極有雄渾流麗脉具集中存者甫將不見選何也余往役湮陝宕不能録請之深以為恨昌穀自選迪功集咸自精美無復可憾近皇甫氏為刻外集袁氏為刻五集五集即少年時所稱文章江左家〻玉煙月揚州對〻花者是也餘多稚俗之語不堪覆瓿世人猥以重名遂槩収梓不知舞陽絳灌既貴羞為人稱其屠狗吹簫以為佳事寧不泚顏五七言律至仲默而暢至敏吉而大至于鱗而高絶

句俱有大力要之有化境在

獻吉有限韻贈黄子一律云禁烟春日紫烟重于昔為雲我作龍有酒每邀東省月退朝曽對掖门松十年放逐同梁苑中夜悲歌泣孝宗老体幸強黄犢健柳吟花醉莫辭從昌穀有奇獻吉一律云海内金雞剥帝鄉何如李白在潯陽日暮經過燕市曲鮮裘同醉酒壚傍俳佪挂樹涼風發仰視明河秋梁園逢雨雪知余遥度赤城梁李雄自少

蓮而李得青蓮長篇法徐得崔沈琢句法當為本朝七言律翹楚而諸家選俱未及于鮮亦遺之皆所未鮮也

國朝習杜者凡數家華容孫宜得杜肉東郡謝榛得杜貌華州王維楨得杜一支閩州鄭善夫得杜骨然

就其所得上近似耳唯夢陽俱体而徹
李少卿報蘇屬國書不必論其文及中有逗脫者其
傳合丈傳纖毫華倫覆作無疑窮其辭感慨悲壯宛
篤有致故是六朝高手　明唐伯虎報文徵明王稚
欽荅余懋昭二書差堪炸李伯虎他作俱不稱稚欽
於文剖裂比擬亡當者獨尺牘差工耳
講學者動以詞藻為雕搜之技工文者則舉拙語為
談笑之資若枘鑿不相入無論也七言最不易工吾
姑取諸公數聯如翼軫衆星朝拱極岷嶓諸嶺導南
條天連巫峽常多雨江過潯陽始上潮此薛文清句
也溪詳夢醒偏梔通山色樓高不礙墻○狂擬短鬢孤
鴻外病卧高樓細雨中○千家小聚村村暝萬里河
流処處同○殘書漢楚燈前壘小閣江山霧裡詩化

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此莊孔暘句也升
林背水題將編石筍穿沙坐欵平○出墻危升青千
筍[illegible]泛浦春鷗白一双　時〻升几眠着容几盧桅
符寫似人　竹徑傍通沽酒寺桃花亂照釣魚船此
陳公甫句也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灯火坐黄昏
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無暑来　春山日暮成孤
坐遊子天涯正憶皈　沙邊宿鷺寒無影洞口流雲
夜有聲　春岩過雨林芳淡瘖水穿花石溜分　且
留旬國春山與共聽　雨堂夜雨聲　天迴樓全含氣
像月明星斗避光輝　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鳥山空
時一鳴　山色古今餘王氣江流天地変秋聲　棋
聲升裡消閑晝簿裏窓前對病僧　月遠推棋子嶂
瘖風傳鈴析九溪寒此王文成句也何嘗不極其致

公甫少不甚攻詩伯安少攻詩而未就故公甫出之右元意者伯安出之不先有意也公甫微近自然伯安特有警策

顧華玉才華在朱鄭之上特以其調少下耳如君王自信面中貞靜女盡迎夢裡車又古寺頻來僧盡先重陽欲近蟹螯肥無論體裁俱雋婉有味至御前却輦言無忘衆裡當態死不辭尤覺矯矯壯麗朱句如寒菊抱花餘舊摘慈鴉將子試新飛亦自楚楚華玉填楚　詔修承大誌以王庭陳顏木應後不稱旨一皆人亦以為非宜自今思之自不可及華玉能識今江陵公於未冠特已稱具眼

王敬夫七言律有出門二月已三月騎馬陳州來亳州一首風調佳甚而選者俱不之知何也

暹庭宗聞已亦南征事云不信主人傳接駕似聞天
語詔班師此欲為古人惻怛忠厚之語而未免組
造也至結語東海臣細聽臣〻斗壯極終夜幾曾移愈
有理趣而愈不佳東海壯極猶為欲善細臣臣斗二
字何出吾最愛其庭除何所有有萱復有芋自聞秋
雨拝不種芭蕉對于鮮詩删忘收之然芭蕉豈可言
對芋宣庭中佳物且狒無雨拝子俱屬未妥若作自
憐秋雨滴不復種芭蕉或云自聞秋雨拝不愛芭蕉
色則上韻亦自平押而意尤深婉如題文山祠花外
子規燕市月柳暹精衛祈江潮却甚精麗
暹庭宗以梅察移疾還每醉則使兩伎肩臂扶路唱
樂觀者如堵了不為怪閑中許宗魯何棟世蜀楊名
无夕不從倡漸以成俗有規楊用脩答書云者文有

伏境出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
僧超為壯士歌宋子敘脩史使麗豎夔掾姉吳元十
起草令遠山磨偷麋是或一道也惠宣能執鞭古人
聊以耗壯心遣餘年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者良亦有
以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
康懣涵六十要名伎百人為百歲會幾畢會了无一
錢第持戚命詩送王邸豪畳特鄂杜王敘夫名位差亜
而才情勝之倡和章詞流布人間遂為閨西風流領
袖浸淫汴洛間遂以成俗
崔子鍾好劇飲嘗至五鼓踏月長安街席地坐李文
正時以元相朝　天偶過早遥望之曰非子鍾耶崔
便趨至輿傍拱曰老師得少住乎李曰佳便脱衣行
觴火城漸繁始分手別崔每一舉百餘觥船不辭々

輒呼劉伶小子恨不見我
楊用脩自滇中戍蹔歸瀘已七十餘而滇士有讒之
撫臣蜀者蜀俗戾人也使四指揮以銀鐺鎖来用脩
不得已至滇則蜀已墨敗然用脩遂不能歸病寓禪
寺以沒
明興稱博學饒著述者蓋無如用脩其所撰有升菴
詩集升菴文集升菴玉堂集南中集南中續集七十
行戍稿升菴長短句陶情樂府續陶情樂府洞天玄
記滇載記轉注古音畧古音叢目古音獵要古音復
字古音駢字古音附録異魚圖賛丹鉛餘録丹鉛續
録丹鉛摘録丹鉛閏録丹鉛別録丹鉛總録墨池瑣
録書品詞品升菴詩話詩話補遺瑩篌新詠月節詞
檀弓叢訓僅戶録瀑布泉行須候記夏小正録升菴

經說揚子卮言卮言閏集敝帚病榻手欣晞錢硯六
書索隱六書練證經書指要具所編纂有詞林萬選
禪藻集風雅逸編藝林伐山五言律祖蜀藝文志唐
絕精選唐音百絕皇明詩抄赤牘清裁赤牘拾遺經
義模範古文韻語敘管子錄引書品鈔選詩外編交
游詩錄絕句辨体蘇黃詩体究佚六一詩選五言三
韻詩選五言別選李詩選杜詩選宋詩選元詩選群
書麗句名奏菁英群公四六節文古今風謠古韻詩
畧說文先訓文海鈎藝禪林鈎玄填詞選格百琲明
珠古今詞英填詞玉屑韵藻古諺古雋寰中秀句六
書索隱六書練證選古編經書指要詩林振秀
揚工於證經而陳於解經博於裨史而忽於正史詳
於詩事而不得詩旨精於字學而拙於字法求之字

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前凡有撥撩不妨墨守稍涉
評擊未盡輸攻
用脩謫滇中有東山之癖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可
乃以精白綾作裓遺諸伎服之使酒間乞書楊欣然
命筆醉墨淋漓裙袖酋重賞伎女購歸裝潢成卷楊
後亦知之便以為快
用脩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門生舁
之諸伎捧觴流行城市了不為怍人謂此君故自污
非也一措大裹赭衣何所可忌特是壯心不堪牢落
故耗磨之耳
予少時嘗見傳楊用脩春興末聯云虛擬短衣隨李
廣漢家無事勒燕然甚美其意為之擊節又讀陸子
淵聞警一聯云大將能揮白羽扇君王不愛紫貂裘

紫貂事雖稍涉宋然不甚露其使事之工駢整含蓄殊不易匹後得全讀之俱不稱也因記於此

常羽卿多力善射雖為文法吏時韎韋跗注兩鞬騎而馳於郊諸徽侯子弟從俠少年飲常前突據上坐起角射咸不及問稍知為常評事敬之奉大白為壽常引滿沾醉竟馳去弗顧又時過倡家宿至日高舂徐起或參會不及長吏訶之教然曰故賤時過從胡姬飲不欲居薄耳竟用考調判陳州庭署御史以法罷歸益縱酒自放居恒從歌伎遊閒度新聲悲壯艷麗稱其為人又好彭老御內術自謂得之神仙可立致一日省墓從外舅滕洗馬飲大醉衣紅腰刀馳馬塵絶從者不及前渡水馬顧見水中影驚墮水刃出於腹潰腸死年僅三十四平陽守王漆其故人

為奴奚之寄有詩弔韓信曰漢代稱灵武将軍第一人禍奇縁躡足功大不謀身帶礪山河在丹青祠廟新長陵一杯土荒寞亦三秦至今為中原豪侠之冠

豐坊者初字存禮擧進士高第為禮部主事以無行黜放家坐法竄呉中改名道生字人翁年老篤病死坊高材博學精書法其於十三經自為訓詁多所發明稍誕而僻者則托名古註疏或創稱外國本於構詩文下筆數千言立就則多刻它名士大夫印章偽撰字稍佐拙則假曰此某碑某碑體也又為人撰定法書以真易贋不可窮詰又用蓄毒說藥殺人強淫子女奪攘財産事露人畏而耻之吾友沈嘉則云蓄毒蛇以下事無之第狂僻縱口若含沙之蠱且類得心疾者因亂其一端云嘗要嘉則具盛饌結忘年交居

一歲而人或悪之日是嘗笑公文者即大怒設醮詛
之上帝凡二等云在世者宜速捕之死者下無間獄
勿令得人身一等皆公卿大夫與有睚眦者也二等
文士或田野布衣嘉則爲首三等鼠蠅蚤虱蚊也此
極可大咲

臯

藝苑卮言七

高子業少負潁敏生支干與偽漢友諒同既還楚臯悒悒不得自發病卒寃友諒彭湖之歲也其詩如積賤詐有基獲榮誠無階既妨來者誰去矣懷苑然大楚國白日失無成久卧不知春苑然怨行役為客難稱意逢人未敢言失路還為客他鄉獨送君衆女競中閨抑退反成怨寒星出户少秋露墜衣繁以我不如意逢君同此心當軒留駟馬出户倚仄童里中東門監墻外酒家胡為農信可歡世自薄耕稼問年有短髮逐世无長策林深得日薄地靜覺蟬多又文章知汝在功名何物是騎馬問春星殘雨夕陽移清婉深至五言上乘

王稚欽少為文頃刻便就多奇氣然好狎游黏竿風

鵠諸童子楽又蹶不可馴父母扶扑之輒呼曰大人奈何輒虐海内名士耶為翰林庶吉士詩已有名其意不可一世僅推何景明而好薛蕙鄭善夫故事學士二人為庶吉士師甚嚴重稚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中對而窺學士過故作拜驚使見大恚然度無如何佯為不知也乃已當授官給事中用言事故詔特予外補裕州守既中不屑州而以諫出知當召益驕甚全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怒曰齷齪諸貴官受廷陳迎耶當不愧死一日出候其師蔡潮以他藩道者潮好謂曰生來候我因辱而分守從後來亦一見否且生辱我以師故即分守君命也稚欽曰善乃前迎分守而分守既下車數州吏微過嘗稚欽咎之十稚欽大罵曰蔡師候王先生見辱

挺身出恙守具吏卒從守匆吏侍一府中帽伏亡敢
留者分守寔不能具朝脯謀於蔡潮〻為謝過稍給
之僅得夜引去於是監司相戒莫敢道裕州而恨稚
欽益甚為文致逮下獄鞫秩歸家居愈益自放達官
貴人来購文好見者稚欽多蓬首垢足因服應之间
衣紅苧窄衫跨馬或騎牛唱歌田野间人多望而避
者曉節音律尤精好從倡樂有閨箏一首花月可憐
春房櫳状五人君繁纖指乱愁劇翠蛾顰擾色歌頻
度留賓態轉滌曲終仍自叙家世本西秦又一書答
人云綺席屢改伎倆襟陳絲肉競奏宮徵諧和羲和
既逝蘭膏嗣輝送與狎悰干霄薄雲禮廢罰弛復遺
纓絕俱妙極形容可謂才子
顏雖喬為亳守有幹拜與武帥構訐罷故人為分守

至隨訪之屏迹不可復見既行部他邑有田父荷擔
以隻雞甒酒由中道入者訶之乃唯喬也因留劇飲
至醉委甒擔而去追問邸舍人莫能蹤迹唯喬草隨
志稱良吏余讀之殊不稱又徐子與致其全集若干
卷亦平平耳遠不逮王裕州
鄭郎中善夫初不識王儀封廷相漫與十首作中有
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遍魯諸生後鄭卒王始
知之為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為經紀其喪仍刻其
遺文人之愛名也如此
孫太初玉立美髯風神俊邁嘗寓居武林賈文憲巖
相東歸訪之值其晝寢孫故卧不起久之賈坐語益
恭孫乃出又了不謝送之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
島雲起遂援亦成大奇大奇文憲出謂御者曰吾一

生未嘗見此人

吴中如徐博士昌穀詩祝京兆希哲書沈山人啓南

畫足稱　國朝三絶

楊脩撰之南中稿穠麗婉至華學士之岩居稿清淡

簡遠俱遠勝玉堂之作然楊稿自南充王公刻外絶

不能佳貴精不貴多寧獨用兵而已哉

胡孝思嘗為吴郡吾守才敏風流前後罕儷公暇多

游行湖山園亭間從諸名士一觴一詠題墨淋漓遍

於壁石後遷御史中丞撫河南

肅帝幸楚為一律記事云聞道　鑾輿曉渡河嵗雲

縹緲護精祠千官玉帛嵩呼盛萬國衣冠禹貢多鎖

鑰壯门留統制璿璣南極扈羲和禋天八駿空飛電

湘竹英皇淚不磨刻之石後以他事坐罷家居者數

載矣嘗朴一貪令王驄其人為戶部主事以不識先
殺人下獄當死乃指穆天湘弁為怨望咒詛而所繇
成獄及平生雅料背指為孝思奸黨奏之 上大怒
悉捕下獄欲論死分宜相陶真人力救解久之乃罷
免猶摘杖孝思三十當是肯孝思將八十矣了不怖
懾取錦衣獄中桎梏之類八自制獄八景為詩紀之
衆爭咎孝思掣其筆曰君正坐詩至此耳尚何吾伊
為孝思澹然咏不輟曰坐詩當死今不作詩得免死
耶出獄時謝茂秦貽之詩有云白首全生 逢聖主
青山何意見騷人孝思方病杖創甚呻吟間猶口占
韵以謝人謂孝思意氣差勝蘇長公才不及耳
孝思守吳日於諸生最好黃勉之王履吉袁永之而
不能知陸浚明黃王俱不振以死而永之領解甲第臚

傳浚明再赴省會試館選第一為給事中主試浙江時孝思以左恭改與鹿鳴宴頗遭譏訕人兩不與也勉之為人本任誕而矜局自位置時引勝流為重最稱博洽於文多擬古而不出自然好持論而不甚當負經濟而實切用然視吳人膚立皮相者天壤矣復吉玉立秀雅饒酒德使人愛而思之詩筆翩翩舉麗足稱名家浚明高爽奇逸尚氣慷慨急人之難甚於己頗負用世才而不究永之高狷自好特有憾群然二子文寔清雅典則非他瑣瑣比也浚明不長於詩亦不以詩自顯

黄才伯詩亦有佳語如青山知我吏情淺明月照人歸夢長又長空贈我以明月海內知心唯酒杯門前馬躍蕭鼓動柵上雞啼天地閒倦游却憶少年事笑

擁如花歌落梅雖格不甚古而逸宕可取然至末句乃自註云欲盡理還之喻蓋此公作美官講學忍人得而持之也可發詞林一笑

少陵句云誰王门有客終不愧孫登頻無閑涉為韻所強耳後世不解事人翻以為法至於北地所謂鄭綮騎驢無別行縣行縣騎驢既非宗事王績鄭綮又否通人生俗無謂大可戒也近代謝茂秦大有此病蓋不學之故

江暉字景陽文昭谷瀾之子也以翰林修撰為按察僉使年三十六死有文集曰亶爰子集按山海經曰亶爰之山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名曰類自為牝牡食者不妬取以名集別无深義暉好以奇癖字作文初若不易解者解之得乎

閑

平王稚欽有詩嘲之云江生突兀揚文風千奇萬恠難與窮博物豈惟精爾雅識字何知過揚雄古心已出丘索上邃旨或與神明通求深索隱若不置一言忌使流俗同令第大篆逼鍾鼎絕褻恥作斯邕等生也為文遣第書一出皆稱二難並縱有楚史不可讀満堂觀者徒張目少年往々致譏評生也不言但捫腹君不見好醜從来安可期豪傑有時翻自疑伯牙竟為知音惜卞氏能無抱璞悲請君宝此無易輒聖人復起當相知讀此大畧可知

黄五嶽首曾言南城羅公玘好為奇古而率多恠險餖飣之辞居金陵旹每有撰造必棲踞於喬樹之巓霞思天想或時閑坐一室客有於隙間窺者見其容色槁枯有死人氣皆緩復以出都少卿穆乞伊考墓

銘銘成語少卿曰吾為此銘瞑去四五度矣今具所
傳主峯搞者大抵皆對嶺死去之所得也
宮采初傳長命縷中官競抻辟兵符衡陽刺史新除
道濟壯藩王已上書雪後錦裘行塞外月明清嘯満
樓中賜第近連平樂館入朝新給羽林兵儒生東閣
承顔色首長西羌識姓名繁華向日宜供笑出鳥逢
春各異啼先去自吹秦簫栗西后曾比漢嫖姚水落
盡如雷電過山迴俱作鳳凰飛山學翠屏闲作畫水
從金谷瀉成春门逕近連馳道對池塘還接漢宮流
雲裁玉葉和烟潤瀑濺珠花映雨飛此嘉靖時為初
唐者也細雨薜蘿侵石逕深秋粳稲満山田業学六
根成慧眼身無一物到茅菴空庭廬嶽晴雲色遶坐
潯陽江水群虎患已從隣境去猿群偏近郡齋前萬

里韓家身是多三年作郡口為碑透院松林嵐翠重
蒲庭蕉葉雨聲多清樽自對叢花發高枕無如帝鳥
何此其稍變而中唐者也
吾友宗子相天才奇秀其詩以氣為主務於勝人間
有小瑕及遠本色者不鄙也吳明卿才[illegible]不勝宗而
能求諧宗境務使首尾勻稱宮商諧律情宗相配子
相自謂勝吳黙已不戰屈矣徐子與斟酌二子頗得
其十已是境也精思便達梁公宗工力攷久牙亦稱之
嘗為別余輩詩一百韻膾炙人口惜悟汗未幾十道
摧殞每一念之不勝感明絕鎊之痛
子相自閩中手一編遺余乃五七言近体予摘其佳
句書之屏間雖沉佺采王筠之華皮生推浩然之秀
不是過也世言古今不相及殊憒ヽ有識者當下之

耳中聽寄贈予者如萬里蘼蕪色秋風一夜深又一
身詩作薜萬事酒相揹桄箪陳秋雨江山偏畱烟又
金山一柱立滄海萬波随又愁来失俯仰書去畏江
河又屢書心盡折一字眼堪拈又袖中芳草寒相負
馬首梅花春自憐孤角千家滄海戍故人双鬓薊门
烟他作如闽樽銷夜炜聽雨長春蔬又角葦甘雲臥
吾生豈陸沉又窟情踈病後世事浔愁先又青山移
病遠白鴈寄書輕又忽雨新楓橋如雲長蕨薇又江
樹低従察溪流曲更分又雨氣千江入秋拜萬木多
又日落中原紫天高壮斗垂又夜立殘砧杵园行久
薜蘿又江平低鷹翼潮落進漢竿又星河双杵夕風
雨七陵秋又戰伐乾坤色安危将相功又白雪孤詞
世黄金巧識人又種橘閒新溜尋芝數落霞又生難

看白髮死豈負青山又誰家羗笛吹明月無數梅花落早春又愁邊鴻鴈中原去眼底龍蛇畏路多又衛泥匹馬特〻立入座寒雲片〻孤又絕壁畫開風雨色斷虹秋掛薜蘿長結句如登樓知有賦莫向衆人傳又浮生同遠近斟酌向鸕鷀又秦淩千古淚一泙翠華來又吾將付風雨片〻作龍鱗賦筍又自知寒色甚不敢怨明珠又劉门旧侶能相憶八月双鴻起大湖又衣裳歲暮吾將換好與青山長薜蘿又浮生轉覺江湖窄難把衣裳任芰荷又醉来偃蹇三湘裡更是何人白雪篇又江门千里垂楊色莫把將名負釣綸精言秀語高処可掩王孟下亦不失錢劉

謝茂秦曳裾趙藩嘗謁崔文敏銑崔有贈詩之後以救盧次楩壯游燕薊意吟詠遂成一家句如風生萬

馬間又馬渡黄河春草生皆佳境也其排拜比偶為
一時之取第與寄小薄変化差少漢當謂其七言不
如五言絶句不如律古躰不如絶句又謂如程不識
兵部伍甬然刀斗時擊而實樂用之氣
吾嘗合刻盧次楩俞仲蔚及茂秦集蓋取次楩騷賦
俞五言古謝近体為一耳然歌行既乏絶句亦少俞
嘗有寶劍中篇云海内皆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
死如此語亦不可多得
徐子與之於各體无所不工明歸乃有獨至
李于鱗文無一語作漢以後亦無一字不出漢以前
其自叙樂府云擬議以成其変化又云日新之謂成德
亦此意也若尋端擬議以求日新則不能無微憾世
之君子乃欲淺摘而痛訾之是訾古人矣

文繁而法且有委吾得其人曰李于鱗間而法且有
致吾得其人曰汪白玉
余嘗有漫興十絶其一云野夫興到不復删大海迴
風生紫瀾欲問濟南奇絶處峩眉天半雪中看於乎
此義邈矣寥寥誰解者
于鱗與子與書云許殿卿海右集屬某中尉為序不
佞嘗欲舁諸炎火乃周公瑕亦曰是既已不能禁其
傳然不可以欺智者亦惟任之作歐楨伯訪海上云
某謂于鱗近過一國尉園亭賦落詩句云司馬相如
字長卿鄙不成語乃爾定處得名耳此正是游戲三
昧似稚非稚似拙非拙似巧非巧不損大家特此法
無勞模擬耳于鱗之欲焚某序的然不錯也
于鱗才可謂無古人至於裁鑒亦不能無意向余為

其古今詩刪序云今于鱗而輕退古之作者間有之于鱗舍格而輕進古之作者則无是也此語雖為于鱗觧紛然亦大是寀録

始見于鱗選明詩余謂如此何以鼓吹唐音及見唐詩謂何以矜詡古選及見古選謂何以箕裘風雅乃至陳思贈白馬杜陵李白歌行亦多弃擲豈所謂英雄欺人不可盡信耶

于鱗為按察副使視陝西學而郷人殷者来巡撫殷以刻覈名尤傲而无禮嘗下檄于鱗代撰奠章及送行序于鱗不樂移病乞故殷固留之入謝乃請曰全下但以一介来命不則尺牘見屬无不應者似不必檄也殷愕然起謝過有所屬撰以名刺往而久之復移檄于鱗恚曰彼豈以我重去官耶即上疏乞休不

待報竟故吏部惜之用何景明例許養疾、愈起用蓋異數也于鱗故杜門自兩臺監司以下請見不得去亦無所報謝以是得簡倨罪又嘗為詩有云意氣還從我輩生功名且付兒曹立諸公聞之有欲甘心者矣

于鱗一日酒間顧余而笑曰世固無、偶者有仲尼則必有左丘明余不荅第目攝之遽曰吾誤矣有仲尼則必有老聃耳其自任誕如此

于鱗嘗為朱司空賦新河詩中一聯曰春流無恙桃花水秋色依然瓠子宮不知者以為上第下重按三月水謂之桃花水為宮極大此聯不惟對偶精切而使事用意之妙有不可言者闞駰九州記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黃

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後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蘆凌水

于鱗自弃官以前七言律極高華然其大意恐以字累句以句累篇守其俊語不輕變化故三首而外不耐雷同晚節始極旁搜使事該切措法操縱雖思涉溟海而不墮魔境世之耳觀者乃謂其化前少退可笑也歌行方入化而遂沒惜其不多寥寥絕響

余為比部郎嘗與蔡子木臬副徐子與主事吳明卿舍人謝茂秦布衣飲謝將再遊京師詩漸落子木數侵之已被酒高歌其燕州諸詠亦平平耳甫發歌明卿輒鼾寢鼾聲與歌相低昂歌竟鼾亦止為若初醒者木子面色如土雖予輩亦私過之子與復與子木論文不合而罷後五載所而子木以中丞撫河南子

與守汝寧胡鄉諸故德司理張肖甫謫裕州同知皆屬吏也予木張宴備賓主身行酒炙曰吾烏得有其一以慢三君子尋具疏薦之余謂子木雅士不俗居然前輩風近吏寥寥也

王允寧為修撰時余嘗一再識之大長句皆談說時事慷慨激烈男子也於文遠則祖述司馬少陵近則師稍壯也而已意不可一世士又好慢罵人人外慕而中畏之其所最善者孫尚書陞時為中允其同年數茶酒以書規切之允寧荅云僕猶夫故吾耳顧於南中不宜且南中亦不宜於吾以故人取其近似者以為名曰伉厲守高也且僕戇直朴略受性已定猶僕之貌脩幹廣額昂首撕肩褐膺闊步皆造化陶冶不可移易古之挾仙術者能玩人骨不能易人貌

令公貴僕勿畀勿高擇中而居之亦當有以里婦之效顰聞於公者乎僕即死勿顧也允寧後念其母老病乞南得國子祭酒故道經華山為文祭之大約以母素敬神以不蒙庇即愈吾母病吾太史也能為文以不朽神其辭頗支離狂誕居無何以忤震死毋安李戶部愈素恨允寧假華山神為文詈而僇之今竝傳閩中

謝茂秦年來益老誖嘗寄示擬李杜長歌醜俗稚鈍一字不通而自為序高自稱許其略云客居禪宇假佛書以開悟暨觀太白少陵長篇氣充格勝然飄逸沉鬱不同遂合之為一入乎渾淪各塑其像神存兩妙此亦摘精奪髓之法也此等語何不以溺自照又俞仲蔚古調本是名家吾〻言律亦不悪沾〻為七言

律不已何也乃知宇宙大矣無所不有

王允寧生平所推服者獨杜少陵其所好談説以為獨解者七言律耳大要有照應有開闔有關鍵有頓挫其意主與主比其法有正插有倒插要之杜詩亦一二有之耳不必盡然予謂允寧釋杜詩法如朱子註中庸一經支離聖賢之言束縛小乘律都無禪解

于鱗擬古樂府無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與古樂府並看看則似臨摹帖耳五言古出西京建安者酷得風神大抵其體不宜多作多不已以益寖而嫌於襲出三謝以後者峭峻過之不甚合也七言歌行初甚工於辭而微傷其氣晚節雄麗精美縱橫自如燁然春工之妙五七言律自是神境無容擬議絶句亦

是太白少伯鴈行排律比擬沈宋而不能益少陵之
變誌傳之文出入左氏司馬法甚高少不尚者損益
今事以附古語耳序論襍用戰國策韓非諸子意深
而詞博徵習經據銘辭奇雅而寔變記辭古峻而太
琢書牘充一筆凡語若以献吉並論于鱗高献吉大
于鱗英献吉雄于鱗潔献吉冗于鱗艱献吉率令具
眼者左右袒必有歸也
馮汝言纂取古詩自穹古以至陳隋無所不採且人
傳其略可謂詞家之苦心藝苑之功人矣然遠則延
壽易林山海經畧讀近而周興嗣千文皆在所遺恐
當補録
喬景炸世寧己酉歲以楚藩參入賀萬壽余時見
之短而髯温然長者也所有行卷僅百餘篇耳頗贍

炙人口又十餘年景炸卒近有以其丘隅集来者云景炸所自選余猶記其行卷内一七言律寄王太史兀君謫戍玉壘者云學士两朝供奉年上林詞賦萬人傳一從玉壘長為客幾放金雞未擬還闻道買田臨灌口能忘故馬向秦川五陵宅日多豪傲空望城南天五天詞頗佳而集不之選何也集詩小穎不稱宣椽行者有長吉友人之恨邪闻康德涵卒後佳文章俱為張孟術摘取今其集殊不滿人意以此予於于鱗不為刪削耳

太原兄弟俱擅菁華（貢士沖 司直涍 司勳汸 虞部濂）汝南父子嗣振騷雅（省曾 姬水）徵仲三絕彭嘉有二道復二妙括得其一吳中一時之秀海内宣傳

皇甫子安之東覽古選頗勝子循之禅棲近體為佳

子安卒蔡子木以詩哭之云五字沉吟詩品絕一官憔悴世途難可謂宗禄蔡每對余讀輒哽咽淚又舉先生哭施子羽云生前獨行殊寡諧死後遺文更誰輯此之一頌青衿涓不得者更神傷矣

余十五時受易山陰駱行簡先生一日觴有刀者先生戲分韻教余詩余得漠字輒成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黄沙漠先生大奇之曰子異日必以文鳴世是時畏家嚴未敢染指然時時取司馬班文李杜詩竊讀之毋論盡解意欲然自媮快也十八舉鄉試乃間於篇什中得一二語合者又四年成進士隸事大理山東李伯承燁燁有俊拜雅善余時論頗相下上明年為刑部郎同舍郎吴俊伯王新甫袁履善進余於社吴時稱前輩名文章家然每余一篇出

未嘗不擊節稱善也已何各用使事及還左而伯承者前已通余於于鱗又時ゝ為余言于鱗也久之始定交自是詩知大曆以前文知西京而上矣已于鱗所善者布衣謝茂秦來已同舍郎徐子與梁公宗未吏部郎宗子相來休沐則相與揚扢冀於撡作者之微美彬ゝ稱同調云而茂秦公宗復又觧去于鱗乃倡為五子詩用以紀一時交遊之誼耳又明年而余使事竣還址于鱗守順德出茂秦登吳明歸又明年同舍郎余德甫來又明年戶部郎張肖甫來冷永時流布人間或稱七子或八子吾曹宗未嘗摽榜相也而分宜氏當國自謂得旁採風雅權讒者間之眈ゝ虎視俱不免矣

余自遘家難時橐饘之暇杜门塊處狮新蔡張助甫

爲驗封郎句一冊至余固却之張笑曰足下乃以一
吏部榮我乎余歸張亦竟左遷以去自是吾黨有三
甫肖甫之雄爽流暢勁甫之奇秀超詣德甫之精嚴
穩稱皆吾所不及也
吾弟世懋自家難服除後一操觚遂有靈異神造之
句憑凌作者惟未爲古樂府耳其它皆具體而微吾
偶遺訊問于鱗漫及之曰家弟軼塵而奔出〻来逼
人頼其好飲稍自寬耳于鱗亦云敬美視勁甫輩自
先驅視元美鴈行也嘗耿謝句花萼嚶鳴探君家兄
弟不然耶又一書云敬美乃肯乞宗含吳之志稱天
下事未可量耽〻欲作江南一小英雄尋將火攻伯
仁奈何不善倫之也其見賞如此
吳人顧季狂頗豪於詩不得志吳出游人間每謂余

不滿吳子輩至有筆之書者間一有之而未盡然也記十年掛冠時命游俠與諸子周旋章道舉用短不入耳調劉子威用長不作凡語周公瑕挫名割愛潛心吾黨黃淳父麗句精言時時驚坐王百穀苟能去巧去多便足名世魏季朗滔滔洪藻張幼于朗朗警思伯起正自斐然魯望必為娓娓對陸炸子俞仲蔚便似見古人又雲間莫雲卿練川殷無美詞翰清麗時時命駕吾廬步武之外有曹錫子念者近體歌行酷似其舅王君載者能為騷賦古文競湮德亦何嘗落莫也吾在晉陽有感云借問吳閶詩酒席十年難口有誰爭殆是實錄

吾於詩文不作專家亦不雜調夫意在筆先筆通意到法不累氣才不累法有境必窮有證必扣敢於數

夜

子云有徵長庶幾未之逮也而竊有志耳
有娀氏二女居九成之臺得天燕覆以玉筐既而發視之燕遺二卵飛去不返二女作歌始為北音禹省南土塗山之女令其媵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始為南音夏后孔甲田於東陽萯山天大風晦入民室其主方乳或曰后來良日也必吉或曰不勝之必有殃孔甲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後折撩斧斲其足孔甲曰嗚呼命矣乃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周昭王之右辛餘靡有功封於西翟徙西河而思故處始為西音所謂四方之歌風之始也若在朝而奏者彼之鍾鼓管籥為雅頌秦青響遏行雲虞公梁上塵起韓娥之音繞梁三夜臨衆老娩傳谷數日綿駒王豹之流皆古歌之聖者然亦單歌不合樂以後江南子夜

疑恐

前溪團扇懊憹之屬是其遺響唐妓女所歌王渙之高適及伶工歌元白之詩皆是絶句宋之詞令之南北曲凡幾變而失其本質矣唯吳中人棹歌雖俚字鄉語不能離俗而得古風人遺意其辭亦有可採者如陸文量所記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人夫婦同羅帳幾人飄散在它州又所聞約郎約到月上皆只見月上東方不見渠（音其）不知奴處山低月上早又不知郎處山高月上遲郎使子建太白降為俚調恐亦不能過也然此田畯紅女作勞之歌長年樵青山澤相和入城市間恍汗塞勿矣然則聽古樂而恐卧者獨寧一魏文侯也

正德間有伎女失其名於客所分詠以骰子為題伎應聲曰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汙拋擲

到如今極清切感慨可喜又一夜得一聯云故園丘
更蝴蝶夢異鄉千里子規心亦自成語
潮陽蘋福八歲賦初月詩氣韻盈盡又一初嫦娥底
事半分無却於無処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惜乎
十四而夭今陳白沙莊定山白首操觚未必能勝

藝苑卮言八

自三代而後人主文章之美無過於漢武帝魏文帝
者其次則漢文宣光武明肅魏高貴鄉公晉簡文劉
宋文帝孝武明帝元魏孝文孝靜梁武簡文元帝陳
後主隋煬帝唐文皇明皇德宗文宗南唐元宗後主
蜀王主衍孟主昶宋徽高孝凡二十九主而著作之
盛則無如蕭梁父子高祖著孝經周易樂社毛詩春
秋中庸尚書孔老義疏正言荅問二百卷涅槃大品
浄名三慧等經義復數百卷通史六百卷文集百二
十卷金海三十卷三礼斷義一千卷昭明太子文集
二十卷撰古今典誥文言為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
者為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簡文帝昭明太
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莊義各二

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易簡五十卷
詩文集一百卷襍著光明符等書五十九卷元帝孝
德志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註漢書一百十五
卷易講疏十卷内傳傳要一百卷連山三十卷洞林
三卷玉韜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老子講疏四卷全
德懷旧志各一卷荊南志江州記識貢啚古今同姓
録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昭明
才不足而識有餘簡文才有餘而識不足武元二主
才識小不逮而學勝之人則昭明義矣
自古文章於人主未必遇遇者改不必佳耳獨司馬
相如於漢帝武奏子虛賦不謂其今人至歎曰朕獨
不得此人同時武奏大人則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
似游天地間既死索其遺篇得封禪書覽而異之此

是千古君臣相遇令傳粉大家讀之且不能句矣下此則隋煬恨空梁於道衡梁武絀徽亭於李標李朱崖至屏白香山詩不見曰見便當愛之僧虔摇筆明遠累辭於弟忌則忘矣後世覓一解忌人了不可得孝成帝翫衆弄書善揚子雲出入游獵子雲乘從又以桓君山藏書多待詔門下時人語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王充有云韓非之書傳在秦廷始皇歎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奏一篇高祖稱善左右呼萬歲王莽時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因至大用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文皆比瓦石惟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若金玉孝明覽而異焉嘗特人主自

暕

撓文藝作王試令人濯然
孝成讀尚書百篇傳士莫憢徵天下能為尚書者東
海張霸通左氏春秋以左氏訓義解尚書百二篇上
覆案秘書無一應者吏當霸辜大不謹帝奇其才赦
其辜亦不廢其經揚子山為上郎計吏見三府為哀牢
傳不能成篇歸郡重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然則
永樂中之罪朱季友嘉靖中之罪林希元弘治中之
罪鷹董文玉者似亦未盡右文之意也
梁武帝令謝吏部景滌與王侍中暕即席為詩荅贈
善之乃使復作復合旨乃賜詩曰双文即後進二少
宗名家豈伊止暕隆信乃俱鮮華又於九日朝宴衎
命蕭景陽曰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乃賦詩詩成
又降旨曰可謂才子

陳後主在東宮集官僚宴詠學生張譏在坐時新造玉柄麈尾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堪執此者独譏耳即手授之仍令於温文殿講莊老高宗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

魏孝静人日登雲龍门崔㥄侍宴又勅其子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帝问邢邵曰此詩何如其父邢曰㥄博雅弘麗瞻气調清新詩並人之冠筵罷共嗟賞之咸曰今日之讌并為崔瞻父子

煬帝為諸王時每有文什輒令柳䛒藻潤學士百餘䛒為之冠既即位猶見幸重與諸葛潁等雜宮曲殿狎宴清遊靡不在坐猶念昏夜銅龍易乖爰命偃師之流為木偶效䛒面目施以機械使能坐起續對酬飲往々雨夜事雖不經可謂寵異矣

以庶僚授老得之尤足佳絕青蓮起自布素入為供
奉龍舟移鎂猻錦奪袍見於杜詩及此傳奇所載天
子調羹宮妃捧硯晩雖淪落亦自可見
柳誠懸淚痕之詠與槖永與調憨詩絕相類不唯見
人主親狎詞[redacted]通特秘容亦所不避
唐時伶官伎女所歌多採名人五七言絕句亦自有
長篇摘者如聞篴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食猶寐臭
疑是子雲居之類是也王昌齡王渙之高適徵賑酒
樓諸名伎歌者咸是其詩因而歛饌竟日大曆中貴
一女子姿首如常而索價至數十萬云此女子誦得
白學士長恨歌安可辜此李嶠汾水之作歌之明
皇至為泫然曰李嶠真才子又宣宗因見伶官歌白
揚柳枝詞永豐坊裡千株柳趣令取永豐柳兩株栽

之禁中元稹連昌等(宮)辞凡百余章宮人咸歌之且学
為元才子李賀楽府數十首流傳管絃又李益與賀
齊名每一篇出輒以重賂購之入楽府稱為二李焉
吁彼伶工女子今安在乎哉
宋王岐公珪為学士嘗月夜上召入禁中對談一榻
賜坐王謝不敢上曰所以夜相命者正欲畧去苛礼
領略風月耳既宴水陸奇珎仙韶霓羽酒行无筭左
右姬嬪悉以領巾紈扇索詩王一一為之咸以珠花
一枝潤筆夜袖皆滿五夜乃令以金蓮故院翌日都
下盛傳天子請客宣政以還京收王李諧謔唱和罷
談一時悳壽重華文衛公呉郡王曾覿張掄亦復接
踵然皆亡国之徵或是偏安逸豫不足多載
明興　高帝創自馬上亦復優礼儒碩至親調甘露

燹及御撰醉學士歌賜金華宋承旨濂
宣宗與蹇夏三楊游萬歲山少保黃淮特以致仕趨
朝謝恩特令從遊仍賜肴饌賡歌賞詠為一時盛事
有光前古
梁時使臣至吐谷渾見床頭數卷乃劉孝標集天后
朝日本西蕃重用金寶購張鷟文大曆中新羅国上
書請以蕭夫子穎士為師元和中雞林賈人鬻元白
詩云東国宰相以百金易一篇偽者輒能元元豐中
契丹使人俱能誦蘇子瞻文洪武中日本安南俱上
章以金幣乞宋景濂碑文嘉靖初朝鮮国上言願須
亦聞西呂某馬某文以為武所謂一解不如一解
王方慶高曾二十八祖俱擅臨池劉孝綽群從七十
餘人咸工撰藻盛哉孝綽有三妹適王叔英張嵊徐

非有文學非妻九清拔王元禮與諸兒論家集云史
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
宗稱世擅雕龍然不過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
名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世者也彼梁鄧金張貂綿
蟬聯者何足道哉
何憲等諸學士於王仲宝等隸事賭巾箱几案襍服
飾人人各一物兩陸彥深後成隸出人表一時奪去
憲又於仲宝隸事獨勝仲宝賞以五花簟白團扇意
殊自得王摛後至操筆便成事既奧博辭亦華美衆
皆擊賞摛乃命左右抽簟手自掣扇登車而去憲之
犯對便是後來東方虬然亦一佳事時
袁彥伯伏玄度在桓公府俱有文名李武當大會伏
須坐還下車先守子系之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向伏

滔在否為人作文定何如府中呼為袁伏然袁恒恥
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伏滔比肩何辱
如之魏收從叔季景有才學名位在收前頗立李庶
謂曰霸朝便有二魏收對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
之比邪耶輸者庶廢叔也
淮南鴻寶謂挾風霜之氣與谷天台云有金石之聲
吳邁遠嘗語人吾詩可為汝詩父每於得意語擲地
呼子建何足道哉杜必簡死謂沈武吾在久壓公等
又云吾文章可使屈宋作衙官王融謂劉孝綽天下
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丘遲鞠見人談沈約文進曰
何如我未進將近代蕭民擇見丘相公問天下文人
誰高者曰唯索悅最高其次況允明其次羅玘耳文
人矜誇自古而然便是氣習

刑

崔信明楓落吳江冷以它句不稱挨也崔顥十五嫁
王昌得小兒无禮之呵世固有好面折人者楊君謙
每以文示人其人曰佳即掩卷曰何処佳其人卒不
能荅便去不復別蔡九逵每對人罵杜家小兒王九
寧一日謂余曰趙刑部某治状何如余曰循吏也甚
慕公詩且苦吟王大笑曰循吏可作詩何可便作又
謂余曰見王某詩否曰見之又曰曾示我一冊吾欲
與評之渠意不受評渠欲吾近譽令吾無可譽
李于鱗守順德時有胡提學者過之其人蜀人也于
鱗往訪方掇茶次漫向之曰楊升菴健飯否胡忽云
升菴錦心繡腸不若陳白沙鳶飛魚躍也于鱗拂衣
去口出〻不絕後按察閩中過許中丞宗魯許向令
天下名能詩何人于鱗云惟王某謂余也其次為宗

臣子相時子相為考功郎許請子相詩觀之于鱗忽
勃然曰夜来火焼却許面赤而已
李昌符婢僕詩五十韵路德延稚子詩一百韵皆可
鄙笑者然曲盡形容頗見才致昌符至以取上第而
德延觸怒沉河而免幸不幸乃如此要之死者可用
為戒
寳月盜東陽柴廓之什其子賫成搆訟延清愛劉希
夷之詠遂至殺人魏収邢邵交罵為任昉沈約之賊
揚爝行卷為人竊以進取至生剥少陵撏撦義山令
世何李亦遂體無完膚可供一笑
巧遲拙速擒辞與用兵故絶不同語曰枚皋拙速相
如工遲又曰工而速者惟士簡一人士簡張率也第
一時賞譽之稱耳皇甫氏乃以入談何也時又有蘭

倭蕭文琰吳興丘令楷一擊銅鉢響滅而詩成唐溫
飛卿八叉手而成八韻小賦俱不足言蓋有工而速
者如淮南王禰正平陳思王王子安李太白之流差
之論耳然鵰鶚一揮千盧百日煮豆七步三都十年
不妨兼美

文通裂錦還筆入夢以來便無佳句人謂才盡鮑照
亦謂才盡殆非也昔人夜聞歌渭城甚佳質明遍之
乃一小民傭酒館者損百緡予使鬻酒久之不復能
歌渭城矣近一江右貴人彊仕之始詩頗清談既涉
貴顯雖篇什日繁而惡道坌出人怪其故予曰此不
能歌渭城也或云鮑是避禍令独耳

謝安石見阮光祿白馬論不即解重相咨盡阮歎曰
非但能人言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林公有云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亦謂此耳夫劌鉥心腑指摘造化如探大海出珊瑚奈何令逐臭吠聲之士輕讀之也至於有義必賞如響之應連城隱璞下生動容流水離弦鍾子樹心古人所以重知己而篤感恩夫豈真我欺

謝灵運移籍會稽脩營别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每日詩至都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徧梁世南則劉孝綽北則邢子才離出之美獨步一時每一文出京師為之紙貴讀誦俄徧遠近靈運尤吾所賞惜其不終所謂東山志立當與天下推之豈唯臭祖

每歎稽生琴夏侯色令千古他人覽之猶為不堪況其身乎與陶徵士自祭預挽皆超脫人累默禪契宗

得蘊空解證無生忍者陶云但恨在生時飲酒未得足
此非章障語第乘誰去耳孔文擧生存何所慮長寢
萬事畢歐陽堅石窮達有定分抗慨復何歎石季倫
天下殺英雄卿亦何為甯潘安仁俊士填溝壑餘波
来及人謝靈運邂逅竟幾何脩短非所愁符朗冥心
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元真與何以明是節將解七尺
身皆能驅使大雅以别至怖便未真得猶是道人若
乃息夫絕命於玄雲蔚宗推醜於一丘可謂利口則
吾誰欺
左太冲謝靈運邪字才篇賦一出能令紙貴王元長
徐孝穆薛道衡朝所吟諷夕傳遐方雞林購　白學士
什至值百金蜀樊獲都梅官詩稱之法錦而子雲稱
莫玄亭元亮徘徊東籬子美瀟獨浣花昌齡零落窮

毅父巾

倖寄食人手共衣酒家工部云名豈文章著悲哉手其自鮮也令數百歲後有人無所復虞弟作者不賞賞者不作以此恨〻耳

雲溪友議稱章仇剱南為陳拾遺雪獄高適侍御為王江寧伸冤此事殊快人足立藝林一幟但不見正史及他書耳

古人云詩能窮人究其質情誠有合者今夫貧老愁病流竄滯留人所不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佳富貴榮顯人所謂佳也者然而入詩則不佳是一合也法造化之秘則真宰默讐擅人群之言則衆心未厭故呻佔椎琢幾於伐性之斧豪吟縱揮自傳爰書之弁骨刃起於兎鋒羅網布於鷹池是二合也循覽往匠良少完終為之愴然以慨甫然以恐曩與同人戲為

文章九命一曰貧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蹇
五曰流竄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九曰無後
○一貧困顔淵簞食瓢飲原思藜藿不糝子夏衣若
懸鶉列子不足嫁衛莊周貸粟監河枯魚自擬黔婁
被不覆形東方朔苦飢欲死頗比侏儒司馬相如家徒
壁立典鷫鸘陽昌家傭酒大史公無賂贖罪乃至就
腐匡衡為人傭書東郭先生履行雪中足指盡露王
章病無被卧牛衣中王充遊市肆閲所賣書范史雲
釜中生塵茅五頡無田宅寄上灵臺中或十日不炊
郭林宗以衣一幅障出入々則護前出則掩後孫晨
有藁一束暮卧旦巻吴瑾傭作讀書趙壹言文籍雖
滿腹不如一嚢錢束晢債家相敺乞貸無処王尼食
車牛竟餓死董京殘絮覆体乞白於市夏統採梠永

食邵譊養雞種蒜以給治袁陶潛驅饑乞食思效冥
報應璩屠穫發徽機揄見謀香道元與天公戕言布
衣鹿短中脚之出搴捲脊露張融寄居一小舡放岸
上虞龢遇雨舒被覆書身乃大濕王智深嘗五日不
得食極覺根食之刘峻家有悍室轗軻進悴裴子野
借官地二畝蓋茅屋數間盧叟每作一布囊至貴家
飲散後餘肉餅付螟蛉杜甫浣花蚕月乞人一絲兩
絲鄭虔履踐四明当飢拾山陰橡蘇明源爇薪照字
垢衣生蘚陽城屑榆作粥不干鄰里賈島歎鬢絲如
雪不堪織衣孟郊苦寒恨敲石無火盧仝長鬚赤脚
灌園自資周朴寄食僧居不能娶婦　國朝如翥大年
唐寅草咸旅食廛居不堪其憂甬来謝客糊口四方
俞子抱影寒庐盧生無立錐之地以死余嘗有詩貽

謝云隱士代失職達者慚其故二嬢忌屈原見忌上官孫臏見忌龐涓韓非見忌李斯莊周見忌惠子荀卿見忌春申賈誼見忌絳灌董仲舒見忌公孫蔡邕見忌王允邉讓孔融楊脩見忌魏武曹植見忌文帝虞翻見忌孫權張華見忌荀勗陸機見忌盧志謝混見忌宋祖劉峻見忌梁高薛道衡王冑見忌隋煬柳詧見忌諸葛穎張九齡李邕蕭穎士見忌李林甫顏真卿見忌元載武元衡見忌王叔文韓愈見忌李逢吉李德裕見忌李宗閔白居易見忌李德裕温庭筠李商隱見忌令狐綯韓偓見忌崔胤楊億見忌丁謂蘇軾見忌舒亶李定石介見忌夏竦或以才高畏逼或以詞藻慚工大則斧質小摘貝錦近代如李献吉薛君采筆亦遭譖沮不可悉徵

○三玷缺顔光禄家訓云自古文人多陥輕薄屈原顕暴君過宋玉見遇俳優東方曼清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襃過彰僮約揚雄徳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権门班固盗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悪受誅呉質詆訶郷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狭已甚陳琳宲號麁疎繁欽性無検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傲誕致殞楊脩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玄忿鬪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険潘岳乾没取危顔延年負氣摧黜謝灵運空疎乱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侮慢見及雖天子有才華者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皆負世議

疑辭

予謂顔公談尚未悉如儀秦代厲權謀翻覆韓非刻
薄掊忌李斯吏虐覆宗刘安好乱亾国陸賈納賂夷
荒枚皐輕冶媟賤楊惲怨望被刑主衡阿比中貴劉
向誣罔黄白谷杜宗傳咸里王充狂誕非聖陳壽邑
米文筆劉琨少浸權游孫綽人穢行王儉市国取
相沈約棄時徼封張纘杯酒殺人謝超宗鮑鮓納閒
伏挺納賄削髪魏收淫媟徼賄江總敵諂麗詞世基
從吏荒君世南遊遊二帝四傑皆競輕浮沈宋竝馳
險儈李嶠浮沈致責蘓味道模稜充位張說大肆邑
宜賀知章縱心沈湎王維鄭虔陷身逆虜柳宗元劉
禹錫躁事權臣劉長卿怨慧多忤嚴武驕矜無上李
白見壁〻狂王崔顥數弃伉偶元稹改節奥援李德裕
對黨掊擊王建違姻貂璫李益感慁藩鎮楊億詭侮

同舍曾鞏陵轢維桑歐陽修乖名濮議穌軾取功罰
黨王安石元豊歛怨陸游乎原失身人主如梁武隋
煬湘東長城違命昏德不足言矣以唐文玄之賢而閨
门之行不可三緘況其他乎即如吳邁袁杜必簡之
流不能盡懲逋時李猷吉氣誼高垂亦不免狂簡之
譏也若解大紳劉原溥桑民懌唐伯虎王稚欽常明
卿孫太初王敬夫康德涵皆紛紛負此聲者何也内
侍列出入不矜外忌則攻摘加苦故角然寧為有瑕
璧勿作無瑕石
四僂騫孫卿老惠蘭陵辟讒引却孟氏毋說不合彷徨
出畫長卿為郎數免姿姿茂陵仲舒既罷江都衛门
教授賈生長沙畢温作鵩賦東方朔久困執戟作客
難揚雄白首校書作解嘲馮衍老廢於家作顯志賦

陳壽以謗議再致屈辱孫楚以輕石苍湮廢積年夏
侯湛中郎不調作抵疑郤正三十年不過六百石作
釈譏潘安仁三十年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拝作
閒居賦卞彬擯弃形骸仕既不遂作蚤虱蝸虫賦劉
峻為梁武所抑不見用作辯命論何偘宦游不進作
拍張賦盧思道宦途遅滞作孤鴻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猴作長成賦王沈為掾属〻作釋時論蔡凝為長史
不得志作小室賦劉顯六十餘曳裾王府丘陵鞠不
樂武位欲掘顧榮冢劉孝綽前后五免蕭思閒仕不
得志齊前悲種白楊庾中容王籍謝幾卿俱久不調
沉酣以終伏挺十八出仕老而不達其子以恚恨從
賊侯白欲用輒止得五品食旬日而終四傑惟盈川
至今長李杜淪落吴蜀孟浩然以禁中忤旨放還終

老薛令之以苜蓿致饑棄官蕭穎士及第三十年綴為記室王昌齡詩名滿世棲遲一尉賈島溫飛卿皆以龍鱗奧脈顛躓不振孟郊公乘億溫憲劉言史潘貢之徒老困名場僅得一第或方鎮一辟進悴以死至其詩所謂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十上十年皆下第一家一半已成塵一領青衫消不得着朱騎馬是何人又有揶揄路鬼進悴波臣痛猴騎士牛鮎奧上竿竹之喻竟其窮甚矣胡仲申聶大年劉欽謨卞華伯李獻吉康德涵王敬夫薛君采常明卿王稚欽皇甫子安子循王道思皆通時之偃蹇者

五流貶流徙則屈原呂不韋馬融蔡邕虞翻顧譚薛瑩卞鑠諸葛恪張溫王誕謝靈運謝超宗劉祥李義府鄭世翼沈佺期宋之問元萬頃閻朝隱郭元振崔

流李善李白吳武陵　謫則宋濂瞿佑唐肅豊熙王
元正楊慎貶竄則賈誼杜審言杜易簡韋元旦杜甫
劉允濟李邕張說張九齡李嶠王勃蘇味道崔日用
武平一王翰鄭虔蕭穎士李華王昌齡劉長卿錢起
韓愈柳宗元李紳白居易劉禹錫呂温陸贄李德裕
牛僧孺楊虞卿李商隱温庭筠賈島韓偓韓熙載徐
鉉王禹偁尹洙歐陽脩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王安
中陸游　明則解縉王九思王庭相顧璘常倫王慎
中輩俱所不免窮則窮矣然山川之勝與精神有相
發者

六刑辱孫臏刖足范雎折脅張儀捶至數百司馬遷
腐刑申公胥靡禰衡鼓吏劉楨尚方磨石張温幽縶
馬融蔡邕班固之流至謝莊崔慰祖袁彖陸厥華咸

赭

髡鉗短後城旦鬼薪諸葛昴有東野徒賦鄺炎有遺
令四愊高爽有鑊奐賦杜篤有吳漢誄鄒陽江淹俱
有上書皆是因繫中成者　明初文士往〻輸作耕
田通來三木赭衣亦所不免
七夭折揚烏七歲預玄文九歲卒夏侯榮七歲屬文
十三歲戰沒范攄子七歲能詩十歲卒王子晉十五
對師曠十七上賓於帝周不疑蕭子四十七被殺林
傑六歲能文十七歲卒夏侯稱劉義真蕭鏗陳炸慎
陳伯茂俱十八義真及鏗俱賜死袁著十九陸瓚邢
居實二十王琳蕭璥二十一徐份九歲爲夢賦與何
烱俱二十二劉宏二十三王衡王脩王延壽王絢何
子朗俱二十四袁耽字彥道劉景素二十五禰衡王訓
李賀俱二十六衛玠王融俱二十七鄺炎陸厥崔長

謨俱二十八楊經沈友王勃俱二十九陶丘洪阮瞻
到鏡到沆劉包歐陽建俱三十梁昭明劉訏俱三十
一顔淵陸績劉敲盧詢祖俱三十二賈誼王僧綽俱
三十二陸琰三十四蕭子良謝瞻俱三十六。謝晦王
崔慰祖俱三十五
曇首謝惠連蕭緬陸玠俱三十七王珉王儉王爾俱
三十八王濛三十九嵇康歐陽詹俱四十近代高啓
鄭善夫何景明高炳嗣俱三十九王廷殷雲霄林大
欽及友人宗臣俱三十六梁有譽三十五常倫三十
四徐禎卿陳束俱三十三李兆先二十七梁懷仁馬
拯僅二十餘又有蘇福年十四蔣壽十七蘭摧玉折
信哉
八無終韓非蒙毅鼂錯楊惲京房賈捐之班固衣着
崔琦蔡邕孔融楊脩禰衡邊讓張裕周不疑鄺炎夏

侯玄高岱沈友韋曜賀邵韋昭嵇康呂安張華裴頠石崇潘岳孫拯歐陽建陸機陸雲符朗謝混顏峻劉義真劉景素沈懷文謝朏劉之遴王僧達王融檀超丘巨源謝超宗荀丕蕭鏘蕭鑠蕭鋒蕭賁崔浩荀濟王昕孚文徵楊汪陸琛王炘楊愔溫子昇冥縝傅縡章華王胄薛道衡刘逖歐陽紇張蘊古劉禕之李福業王無競王勳王勔范履冰苗神客陳子昂王昌齡李邕王涯舒元輿盧仝姚漢衡劉蕡魯漶延汪台符郭昭慶鍾謨潘佑高啓張羽張孟兼孫蕡解縉以究李斯劉安主父偃息夫躬何晏鄧颺隱蕃桓玄殷仲文傅亮謝晦謝靈運范曄孔熙先謝綜王偉伏知命張衡鄭膺宗之向崔湜蕭至忠薛稷蘋澳江為宋齊丘鄭首淏以法屈原杜篤周処刘琨郭璞任孝恭袁淑

袁粲王僧綽陳炑慎許善心駱賓王張巡顏真卿温
庭皓周朴孫晟陳喬文天祥俞闕王禕方孝孺以義
陳尊鍾會蔣顕夏侯榮衛恒曹攄王衍庾敳袁翻袁
山松殷仲堪羊禴之沈警沈穆之鮑照袁嘏張續
简鮑泉尹式孔德紹王由亨譲蕭瓛王頍祖君彦虞
世基史日休以乱他如王筠以井王近壽何長瑜盧
照隣以水張始均以火伊播以猛獸近代常倫以狂
刃韓邦奇馬理王維禎以地震至若高貴郷公梁简
文湘東王魏孝静隋煬所不敢論
孔無後炑向之鬼既餒中郎之女僅存劉瓛劉璡泣
廢蓼當刘敲刘訏何胤何點先虗伉儷李太白蕭穎
士有子而獨孫女流落俱為市人妻崔曙一女名星
白谷一姪白龜王維四弟無子陽城三昆不娶孔融

子女髫年被刑機雲會彈骨肉駢戮王鎔闔门盜手
神理荼酷於斯極矣迺逮宗臣王維楨高岱亦然
吾於丙寅歲以瘡瘍在牀褥者逾半歲幾殆殷都秀
才過而戲曰當加十命矣蓋謂惡疾也因援筆志其
人伯牛病癩長卿消渴趙岐臥蓐七年朱超道歲晚
沈痾玄晏善病至老照隣惡疾不愈至投水死李華
以風痺終楚之杜臺卿聾廢祖珽胡旦聾廢少陵三年
癱疾一昆不消
蔡景明問余古亦有貴而壽者乎余對有之公孫弘
韋賢匡衡拜相封侯胡廣周歷三公至太傅弘賢廣
皆八十謝安以太保王儉以開府沈約以尚書令范
雲徐勉以僕射朱异以領軍江總以尚書令徐陵以
宮傅各秉政高允為中書令年九十八范長生為丞

50